

李氏丛房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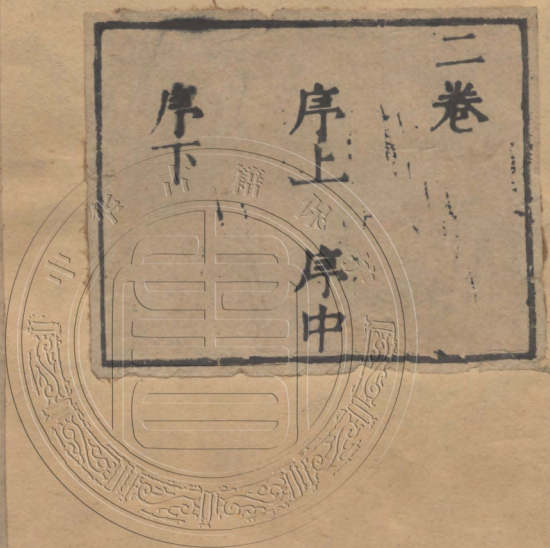
行

二卷

序上

序下

序中



07284

李氏山房集

序類上

送太府李滙湖臨江報政序

某宰新喻讀梁石門集內有牧江州者問政於

石門先生先生曰語云言忠信行篤敬譬深味

其言極力佩服未之逮也乃今我滙湖李老先

生來守茲土閱歷三載率由是道如一日然日

者報政明堂矣先是公奉大官保梧山公家

訓登甲第遂拜中書省恂恂翼翼略無闕閱氣

習冢宰雅重其度不三歲薦之

李氏山房集序

序一

天子授以諫議公蹇蹇悚惕正色任事舉刺人

政可否略無顧畏豪右多憚之無何有臨江之

命人未平也公亦未嘗於邑語人曰今之太守

古諸侯責亦匪輕况人民社稷所任益親而旬

宣衣被甚速且易吾何辭焉遂赴任郡風素頑

譎寡實性復慳吝健於訟愬雖以覆產遑恤也

公臨之恢乎包括不作好惡於其間惟以忠信

篤敬率之未幾譎詐者投其誠款機心者化爲

忠懇騁權術者愧且改毀駸駸然吏胥剔革民



其麗洽矣識者謂江俗爲之一大變云舊例由  
諫垣外補者不俟久稽輒被顯擢公業三禩矣  
處之暇裕自若初無鬱鬱狀時 臺首監司俱  
考上績將戒行赴銓部有報政之後吏民祖帳  
遮道公諭衆曰近世仕宦辭任者因民扳挽徃  
徃遺實衣履甚則建生祠及輒自立碑非惟法  
不可犯其侈好名之心長罔民之惡即使廉隅  
勤政無足觀者但職專民社以歷年所非無顧  
留意不欲猥干百姓之譽耳乃解舟而別吏民  
望之若嬰兒之遠慈母然君子曰語云執一實  
可御百虛又云平易近民民必安之其古人亦  
有在位不求赫赫之名去後人多見思者殆公  
之謂與

送許石城學憲擢尚寶卿序

代作

石城許先生視學江西未幾符卿 命下榜舟  
戒行諸寮長祖席南浦某方厠臬司總憲事乃  
觴于滕閣之顛覽洪都之勝咏逝者之如斯雖  
筵在御執手踟躕酸江流而颺言曰先生以瑰



瑋卓犖之才掇危科授銓部乃脫然外補借籍  
江藩重故郡表士風也夫居高者難下望重者  
寡合才豐者氣揚位踈者懷望初意其禮際之  
難律人之峻也迨今祇役服僚恂恂懇容止  
溫裕令人可親可仰久之彌無轍跡指陳殆此  
江之澄景霽波閒雲潭影枕流坐觀盡日忘倦  
又如以石投水不見其包納駸駸然入人深矣  
其迪士也優容引汲繩墨可循隨材而量劑之  
俾才者深入其次請益其次刻力最下者亦知

彬彬然得所嚮方矣殆此江之中洲芳渚涵  
澤潤物不辭支流不擇草木而浸灌滂沛遍成  
膏沃儲毓無窮又江右士習好採撫新議媒蘖  
先儒短長無裨實用先生至良言格論崇雅還  
正不爲時尚所役訓裁表樹克復 本朝規制  
一時章甫之士翻然易聽程朱之學食而復明  
先生之力也殆此江之小孤巨石壁立中央雖  
風濤號激可撼而不可轉又譬則千溪萬派總  
會鄱陽湯湯東注入海無復倒瀾之患矣是先



生之德晦而彌彰安而彌光述而益長烏可猥  
以埃涯測想發所蘊籍乎哉使先生由銓曹歷  
卿座躋台斗何所不可乃今遠涉江介勞按程  
書出入得候驂乘承教旨數與朝夕將歷年所  
相晰疑義商確時政可否獲免愆議僕與諸寮  
之遇也人生良晤豈偶然哉昔太史公探禹穴  
登龍門歸始自序張燕公遊蜀後覺文思益進  
謂得山川之助先生宦寓江省諸所偉造比德  
江湖從游者亦飲江湖知足而止即使先生聳

詣直上徑躋台斗如曩所祝其視今日之歷覽  
周延文澤濺被所獲孰多况是擢也列官署於  
大內尚玉璽於 帝傍可賜顧問先生儻據耳  
目觸擊疏東南財賦之竭表閭閻稼穡之難建  
歷試諸艱之績蘇同寅熙載之望錫安集平康  
之福使澤國之旻衣濡鴻造之仁從德如流水  
則吾儕亦與有庸哉先生乃拜手謝遂揚舲而

別

原壽篇壽介翁國師七袞有二序



恭惟我翁特進極品獨總端揆者十有二載今年春正月七袞有二神采完固台履清健且慶結髮偕老齊壽並禧厥嗣太常君朝夕祿養默助贊襄文孫螽集日益綿衍渥臣子之至榮萃天倫之樂事履天下之全福歷考古今名相未之逮云其承乏新喻密爾鄉曲卜日祇造其第觀山川之巨麗采父老之令言而原其所鍾矣彼人生有欲孰無祿位名壽聲色甘美之心但疾者蹶於一趨飢者志在一飽高者矜以自持

有者積而不散是故其氣揚則其量易盈量易盈則所受不廣以此而欲錫福納祐以承天休也未矣惟翁弱冠時辟入翰苑出入清禁編裁國史人謂卿相之位一蹴可至翁恬不介情曩以在告去居鄉十餘年終歲一裘一葛抱膝吟誦若無仕進意迨強仕始營鈴山堂簡朴數椽僅容羞容扁其中曰居官三十年有此室耳可以憇老矣尋奉明詔咨授宗伯協和神

人禮文咸秩冊上 恭號建議明堂展謁 陵



寢巡省方岳諸事體重大者獨克舉之炳炳郁  
郁彰 昭代之盛定中興之業厥惟休哉時惟  
帝心簡在亟賜褒諭翁乃謙避未遑上歸之

君父下讓於夔龍了無德色及拜元揆重輔內  
被顧問外總百官朝候承明調攝萬幾夜親鉛  
槩揮灑應 制諸作人謂翁勞矣益見從容暇

裕盡日宴如而百度畫一每䟽上舉如 廟筭

輒 賜嘉悅執政之暇則延賓客吐哺待之有

倡卽和迥數百言刻時立就客皆避席罷唱廢

李氏山房集行

七原六

杯嘆服乂之有上封事忤旨者識與不識曰爲  
解護務以保全日者遘獄不平株連無辜衣冠  
之族二十餘人幾蹈不測朝士皆爲恐之翁乃  
周旋諷喻多方轉移潛悟聖慈遂霽 天威仍  
以通籍叙用如初出語人曰 聖明在上豈有  
寃民於我何有哉歲方早感天霖雨京師大熟  
于是 天子嘉其忠讜晉爵上柱國一時歡動

朝野翁益竦慄陳辭力請還 勅解謝 帝亦

鑒其衷赤出自肺腑以成其勞謙之德焉昔司



馬溫公辭樞密至今稱之 今上此命本朝所  
無我翁此辭古今再見他日光皇墳賁青史垂  
譽無窮當在翁矣復捐所積俸餘頒給里巷貧  
匱之家載構廣潤廣澤二三石梁洪洞高闊可  
濟數千人袁江一帶山漲屢決而民無昏墊翁  
之賜也或以陰隲歸之必來厚報則又曰是惠  
養老臣者餘則推之 明主之恩也豈敢他望  
譬則兩澤滂沱江淮河漢皆溢而海不盈焉且  
泄之以尾閭矣夫然則沖澹可以養心恬退可  
以養性疑定可以養神包容可以養氣惠施可  
以養德有一於此皆壽之徵而翁且兼之其眉  
壽介福方來勿替者胡可涯哉乃祝曰願我翁  
頤養平格永弼 袞職舜日堯年 賜歡無極  
云再祝曰願我翁積誠感通翊翼 元良早定  
大本以蘇海內之望云三祝曰願我翁謀謨入  
告克壯大猷籌定邊圉以樹嘉靖殷邦之偉績  
以永億萬斯年之鴻休云



是歲首夏吾鄉少野鄭老先生以江右少叅擢湖廣副按察使卜期東歸便道省覲爲壽黃太宜人時年九十有七矣當晝遊之日承晨省之歡天倫之極樂人情之至願不可必得者畢集駢至聞者榮之諸藩臬寮長以某側鄉末與聞太宜人動履屬文紀其始末某曰唯唯嘗見巨族之女氣易驕後驕則難下後則好逸厭約嘻嘻寡所嚴憚又鮮克遠慮燕翼子孫奚壽之足多也宜人出宋樞密公後爲莆望族少有丈夫

志里中父老見者皆噐其爲顯貴人既適大夫易軒公黽勉幹蠱克勤乃家初易軒公不字於繼姑太宜人日益竦畏曲諭感通多方調和克諧以孝竟洽無恙融融如也教少野以義方欲歷艱苦蒞家甚莊肅後庭寂然家人之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宜人有之復厭服食繁縟及冶容玩好一切却置自少迄今獨綜家政如昔暇中猶製女工語諸婦女曰某非好勞當知此是本業雖老不可暫棄且勤勞事事可久昔文伯



爲大夫其母日親紡績未必如其年也少野初  
舉壬辰進士第拜令南海宜人戒之曰人言此  
鄉多寶物尤物易性非往所也可就清冷之職  
且便省候耳少野竟如其命遂授國子博士尋  
由工曹拜令江右之命少野請祿養太宜人  
曰儂教汝習勤苦甘淡薄乃有今日宦成猶當  
謹飭諸子在側就養足慰遠懷行矣無虞也乃  
抵任忠勤清謹終始如一太宜人以身教之之  
力也昔陶侃勸令遺鮓於母母謂不能益我遂

叱去叱之固可能保其不遺者鮮哉太宜人能  
防未然少野公克承先志兩得之矣夫然儉約  
可以畜性也親睦可以導和也勤勞可以運神  
也冲澹可以平氣也諺云天以常運故不忒水  
以常流故不惡人以常動故能久又曰氣和則  
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夫天壽平格以彰  
令德昭母儀也太宜人老而彌健夫豈偶然之  
故哉其爲越人當爲越吟以祝之遂歌曰武夷  
之山高崔巍下蟠地軸上漸臺百神獻嘏青鳥



來又曰江之水去悠悠東歸閩海無時休宜人  
之壽可與儔又曰大發明兮泰階平兮期願而  
徃曷其有窮兮

贈陸南溟少府序

去歲北虜南牧遂犯京師 天子震怒用彰天  
討督江浙財賦以供軍餉并征十年之積歛者  
吏部遴選名望委之重寄吾臨江得南溟公焉  
又臨江之境阻山負水多盜寇聚嘯久之不靖  
撫巡復簡府中富才幹者兼領之府司頌狀其

李氏山房集行

下序

員不可至南溟輒示嘉肯又公素工文事江浙  
吳蘇之間詞匠墨卿雅重其名方授茲職少負  
初念况值多事之時處冗瑣之地其何以堪哉  
公乃毅然就事恐恐如不及諭縣吏告諸民杜  
示以不得已之情民胥感悅各輸所積以赴比  
所刻期無弗至者未嘗加之重刑郡科報完且  
出諸江郡之右嗟嗟人言催科無善政茲言謬  
矣復勒榜文諭諸圖里保甲什伍相守以防不  
虞諸役遵守施行如風行草上聲聞具達一時



四縣肅然境內安堵公之賜也中丞吳默翁移  
文嘉之曰謹慎有加初政無議嗟嗟余於公之  
政而有感於郡縣之難也有司以歲辦爲能百  
姓以緩征爲愛茲二者不能相用况曠以十年  
逋負之餘攝乎奸盜陰伏之地丁乎饑饉災傷  
之時能使國儲不匱民情不擾古之循吏何以  
踰此扣其所藏其必有廓然不可涯涘淵然不  
可測億挺然不可轉移藹然不容自己者存乎  
其中茲特小試之端爲之兆耳余爲屬吏辱禮  
遇每晉見聞出所製垂示或講時政得失侃侃  
正言如有隱憂克斯志也薦銓曹拜 明詔擢  
以不次以被方面之寄以延多士之選以分宵  
旰之憂恢有餘裕傳云好善優於天下而况嘗  
國乎吾恐區區江郡不能久淹文駕矣請傾耳  
以俟

贈王觀吾節推序

明王奉若天道爰立典刑用平邦獄輔政弼教  
俾民遠咎懋和同協于極是故國有司冠省有



觀察郡有節推職任不無崇卑而均有欽恤之  
寄者也膺是職者承上繩下文案牘積披閱靡  
及乘之以躁急則衆無所措遲之以暇緩則群  
枉窺伺成奸文移紛下難以遵守厥惟艱哉况  
江右之民習詭積頑工不直之詞淆惑難辯雖  
得其情鮮有伏罪者是任固難而觀吾公所蒞  
之土尤非易易焉者公乃正色臨事示以不可  
近之色諭以不可變之令屬以不容已之情使  
兩造者聞之而驚覩之而畏思之而感不事鞭

策輒盡吐赤陳告又拷訊之間得正犯不問其  
餘擇其一事重者不遑及他隨事判遣非監司  
關轄重大者不置之獄時代巡曹公嘉其平恕  
近民移文旌之巡撫吳默翁重任以監司之事  
盤查瑞袁諸府按候之地懷仰感激無官司民  
士咸服既默翁有工貳之命乃勞之曰理刑詳  
慎敷政簡嚴嗟嗟默翁其知公哉詳慎簡嚴數  
語非默翁不能道非觀吾公不能當何也理刑  
之道有四曰理曰事曰法曰情盡之矣是故聽



言而察理則理可直也據理以辯事則事可析也執法以求情則情可原也緣情以用法則法可守也出入輕重咸惟厥中俾法無遺奸民無寃獄刑罰從而民服非詳慎簡嚴者其孰能之是故慈祥愷悌可以觀吾之性矣克養完粹可以觀吾之德矣弘才練達可以觀吾之明矣純靜平中可以觀吾之公矣仁義並用而公私寡怨可以觀吾之政矣性以本愛德以洽惠明以燭伏公以普施不必採之公議假之歲月而反觀原筮百物可平江右之民何幸哉記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者政平訟理也若觀吾可謂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矣僕承乏屬僚瞻仰不逮姑紀見聞以爲他日傳循良者之張本云

重訂石門集序

余少讀 本朝集禮閣有梁孟敬不知何許人歲戊申祗役渝令聞石門先生其人也先生丁元季隱石門山中注訓六經以授多士尤工諸家古近各體不欲仕 高帝即位 詔脩禮儀



奏功仍乞歸江省三聘文衡時吳楚之間多名士皆其門人云間詢父老傳有宦遊者造廬請天德王道之要先生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余佩服久之昔子賤爲宰師事七人先生我師也時雖後而教已至矣其曠世而相感者與邑令林克相舊刻石門集辭文間雜不能讀今稍更訂以表私淑之義云耳論世考終採之 國史矣

壽封君劉澗源八麥序

李氏山房集行

原出

壬子仲春澗源翁八麥有二乃嗣劉省卽始歸田就養余往祝之曰客歲余壽翁翁以省卽未至不解於心乃今兄弟指立孫裔雲仍行將四代具矣復何求哉使省卽遠在宦途迎養數千里翁能往乎翁嘗慮省卽未息今兒女種種俱此產也翁欲抱孫能令孫自來耶翁不能去孫不可來省卽之歸謂非天遣壽翁不可也復何求哉省卽告我曰翁往歲抵京之二日卽拜封今官京洛搢紳之族不可枚記得承 恩闕下



者無翁幾人以爲遭際不偶翁也親拜其封子也親承其養布衣之榮天倫之樂至此極矣官之崇卑利鈍遑恤耶語云列鼎不如鷄豚良以此耳昔老萊戲彩人傳不朽老萊實蒙山人而山在邑域中也又聞邑有百歲坊盖境土多壽翁復以厚德培之後我者將爲翁表樹勿令前人專美哉

賀蘇德啓功膺錦衣千戶序

先是嘉靖壬寅虜犯山右庚戌再犯京輔古北

李氏山房集行

上序十五

口一帶徃徃失事茲歲癸丑之六月虜酋俺答復駐牧金字河白草川聲以二十萬已轉西向徑越大同直趨紫荆關覬覦徃歲之隙將以出我不意總督宣大蘇公習知犬羊譎詐之謀檄召三鎮戎馬刻期赴援嚴督家丁先驅指授機宜親冒矢石多方挑戰以故將士一以當百所向必捷擒將擐旗斬獲首級四百餘顆達馬夷噐不可枚記諸虜望風褫魄稽顙悲號裹骸而奔凱奏報之天子大賜嘉悅下本兵擬處陞



廕比之十九年劉公花馬池之捷不啻十倍乃  
命宗伯奏告 郊社 宗廟頌諭中外以彰大  
功蓋自 今上中興以來所未有也既奉綸音  
褒予金幣擢以本兵例廕一子錦衣千戶公諸  
子子川子冲俱以科第自名子長子新復以倫  
次遜讓不敢當䟽得長孫德啓承廕乃拜今職  
省覲而歸通家呂子蓋卿和卿姻眷許子温如  
高子惟時約諸鄉曲執舊讌集於世德堂爲賀  
請余文其事余唯古今中興輔佐類以尹吉甫

爲辭詩有之曰吉甫讌喜既受多祉來歸自鎬  
飲御諸友宣大公虜功既集諸公若孫簪弁冠  
蓋爛其盈門春日晝遊梓里廣讌高會四座傾  
倒公殆文武之吉甫我輩竊比於孝友之張仲  
可乎于是進德啓而颺言曰吉甫之功纔云薄  
伐穢稅至於太原而已公當窮荒絕徼防秋十  
載率八千之健兒敵數萬之驕虜蹀血轉戰深  
入不毛良亦艱哉君承天賚綰朱紱佩華鞬親  
兵左右武夫前呵以書生而一旦躋之大夫之



上世沐休德延及子孫無窮得無聿念爾祖之勤勞邊圉望玉門而致祝懇丹陛而陳辭也乎韜鈴重鎮鼎彝元勳出則將入則相端在茲矣于是命青衿載歌六月之章示不忘也

賀郡侯夔菴劉公部獎序

大司空鎮山朱公治河功成奉 詔還部例旌其所屬之賢者吾東郡以夔菴公爲首勸郡貳張前川幕徐問川過余請文且持其狀云性資謹恪才幹精明聽訟詳而且無科罰之聲督稅

李氏山房集行

序十一

寬而尤嚴分例之禁余聞之歎曰司空之察庶官也明矣哉惜所勸者小耳我公憂民之心甚殷且篤凡可以情體者靡不到力能舉者靡不亶爲上之知不知弗恤也先是部文移府應建一聞計費數千金蓋謂十八郡縣均力爲之也府檄吾郡專舉之先牧惟命是聽竭一州之力以任一府之事諸郡縣無裨一毛者車騎相望三百里間人如逐獵牛足馬蹄交匝絡繹於豐沛之墟積木如山銅鐵不啻數萬鈞砰磕在道



郡城索然一空矣隆冬之月約日奏功所以然者豈故庸意毒百姓哉博上之喜爲薦之地也由是奏功於部部曰能哉復奏之府府曰富哉何其速也由是高唐以糧差聊城以淺鋪雜役紛紛擲下百姓如負重倒懸莫知所謂我公適當其難不得已訴之府不聽復訴之監司不則解綬樂然去吾恐速戾於公也乃今司空所勸在此不在彼何也人之所棄天必矜之勢之所迫理必勝之機之所發神必照之然則我公惠

民之心其天神之潛窺而昭鑒者乎不然何以來司空知之真而譽之蚤也彼先牧釣一己之名而納一郡於溝壑之中竟無成效嗟嗟公議在人司空之明瞭如日星矣故知者謂郡民如羝羊就屠所雖割不鳴不知者謂如探囊取物應手即至傳曰廓則廓矣裂之道也又曰苛政猛於虎也以虎乘羊殆無噍類况虎而翼者耶盖郡牧之權比之諸侯能生人能殺人能榮人能辱人能逸人能勞人能富人能貧人民情好



生而惡殺公則憐而造之福也民情好榮而惡辱公則洽而篤之慶也民情好逸而惡勞公則緩而措之安也民情好富而惡貧公則藏之閭閻而儉之用也是心也何心也父母之心也惟我公能體之是以百姓親之如嬰兒之戀慈母也日者小司徒以課最稱鹺政以弭盜聞今大司空以無科罰行獎上下相信則釋重負而解倒懸端有望矣請爲郡民暢之

古東絕倡序

代作

隆慶參年

月

日東郡刺史二山宋公

詔

李氏山房集行

序五

遷東省司憲兵備霸州瀕行祖帳于東門河上其同寅見海朱公若虛錢公及諸屬郡縣守令咸在若郡中士大夫聚頌功德父老黔黎觀望如堵相率攀援涕洟欲挽之而不可得也既命舟群公停目久之進父老而問曰前此郡中良吏著名如若公者幾人哉諸父老乃匍匐稽首颺言曰老人不知其他據耳目之所覩記有刻志功名者有加意窮民者有自負才望者刻志



功名則耿自淬礪好以獨行先人圖稱上意不恤閭閻疾苦自謂一介不取加意窮民則傾心自信不遑諗計情之真僞而刁頑倚法爲奸殃及富民士類自謂不畏豪強素質才望則專恣果行總攬事權僚案束手卷舌不贊一詞其司屬少不如意輒自毀侮踵至自謂不聽人言凡此皆足以駭視竦聽馳聲蜚譽脫青雲而直上也我公當方壯之年握專城之任負邁種之才秉立斷之智率意徑行何所不可顧乃周爰商

確每事必相議於一堂恣訪於衆屬三復而後行寒暄相慰是否相告推心而置之腹不啻如兄弟之萃於家室父兄之訓子弟蓋翁翁如也郡人之賢者則忘形以下之不肖者憐之士之循禮度者雅重之不法者或勸而止之無疾頽無競詞無造釁端使之各安其業而順相保也不啻如隣曲之相睦於一鄉蓋油油如也徃後繁重則百計區處而措之平也水旱相仍則多方調停而綏之安也兩造叢集則諄復告誡而



教之和也無下郡之吏以擾民也不剥民之財以奉上也真如慈母之保嬰兒盖戚戚如也是則我公之爲政矣不知其他也朱公顧謂諸同餒者曰宋公其惠人哉夫人情孝友於家者誰無孔懷之思和睦於鄉者每有相遠之慮懷戀卑幼者難免牽衣之悲公之繫人思也亦人情之不可以已者哉嗟嗟志在功名則難爲民曲盡民情則難爲法自負才望則難爲衆無此三難而人情周至若父老之言其口碑與其殆古東之絕倡與爲我識之時滌陽郡守劉某方候命於下執事退而撰次其言載之末簡云

### 老子一解序

夫老子絕聖智仁義棄禮與孔子之言實相抵牾盖出於矯時之弊失之激耳彼春秋之時以宋襄姑息爲仁以季札棄國爲義以武仲藏龜爲知以昭公取同姓爲知禮彼所絕者此也孔子亦云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意未嘗不同但此言其全彼見其偏耳



蓋天下之道損益盈虛盡之矣孔門爲學日益  
至于成敗利鈍付之於天如殺身成仁捨生取  
義是也老子爲道日損至於生死窮通決之於  
我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也故曰  
損之而益日損固所以求日益也由是莊子擴  
之爲放誕荒唐之說儀秦持之爲縱橫揣摩之  
術申韓卑之爲刑名殘刻之論河上公竊之爲  
吐納導引之方晉人吐之爲清談冠謙之筆之  
爲科儀李譜神之爲錄符丹藥之技逾趨逾下

種種不類各以所見註疏成編學者信而傳之  
互相是非使玄牝塞兌之言爲黤壇丹鼎之器  
惜哉歲乙丑余自亳州謫居量移宣州土淳事  
簡閒詣玄妙觀翻閱道藏經至老子諸註無慮  
百種擇其近理者博采而折衷之潛心研思乃  
知老子躬行仁義聖智非徒言也如救人無棄  
人救物無棄物仁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義也  
制亦有名功成不居禮也知人曰智自知曰明  
智也又上下二篇每善歸之聖人乃知彼所絕



者非孔子之仁義聖智使吾仁義禮智爲非仁  
義聖智者受誣而懲噎廢羨彼不免矣即使老  
聃復起知損益盈虛之理爲吐納引導之方玄  
牝塞兌之言爲醮壇丹鼎之噐彼亦將自絕乎  
余恐後之絕老子者多於老子之絕吾道乃不  
自揣據有無相生大旨著爲一解昔尹喜曰強  
爲我著書老子不欲著而強之固知其流之有  
今日也

寄懷高叔崇詩叙

李氏山房集行

上序五

初僕與秋官大夫郢人高伯宗爲同署郎談藝  
京師一時綴文之士新安汪正叔水部河南張  
子畏職方筠州况吉夫膳部西蜀陳于韶比部  
維揚宗子相司勳結社燕臺晨夕相命論辨體  
裁文質若有所底伯宗時出乃弟叔崇小文因  
知叔崇名既叔崇薦春官高第標格詞翰大溢  
所聞諸社友一見傾倒嘗賦喜叔崇至七言近  
體無何叔崇以民部給軍餉使雲中便道過郢  
上省覲諸社友亦稍稍外補惟張肖甫職方來



自蜀中並舊社高况二君及僕纔三四人在爾  
今月秋日再會伯宗宅同省胡正甫鄒繼甫秘  
書梁思伯俱至獨念叔崇不與情見乎辭分韻  
如前體云

壽大司馬舜翁蘇老先生八袞序

郡大夫方渠吳侯初下車事每質諸鄉大夫之  
賢者而後行及見大司馬舜翁喜曰郡有老成  
吾之師民之福也無何孟秋屆牛女之辰初度  
應乾陽之首翁時八袞矣侯特造余扣翁之素

李氏山房集行

上序五

爲壽北山李子曰唯唯余忝葭莩之末知翁頗  
悉其所謂得之天而培之人者與吾東郡素稱  
文獻其縉紳領尚書事者惟吾滌李文敏父子  
迨今舜翁耳文敏雖世系於斯而產非其地且  
享年未永後復不競惟翁文武兼資內外安攘  
敷歷三十餘載忠謹耿如一日既逾古稀清健  
如澗松海鶴而忘年下客尤世所難是以令子  
慈孫芝蘭駢集冠蓋相望真福祿之淵藪也豈  
惟是哉弘德以來山東才人最知名者大司徒



邊華泉方伯黃海亭厥後吾友憲長李滄溟光祿馮少洲少宰靳兩城之數子者翁天挺雄才詞翰雙美即穀原諸集古近備體咸臻玄悟華泉非公不能繼其聲滄溟諸子非公不能開其先也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翁其海岱間氣所鍾資之深流之長乎豈惟是哉世之能文事者多踈于武備善持守者每艱于變通翁校文吳楚簡拔多士惟其器識不惟其文藝而滾滾陟魏科躋華階者多出牝牡驪黃之外人皆服

之而不知其故也既而叅藩于晉時維防秋鴈門同官皆憚行而翁請獨往既至鴈門鴈門無事而虜犯紫荆銓曹復擢之巡撫真定紫荆無事而虜復犯鴈門既移節山西鴈門無事而虜犯大同既擢少司馬總督宣大宣大無事而虜犯京師方督兵入衛由古北懷來二路襲其後斬獲數多甚則天城搗巢永安大捷隨踵所至若有神兵先驅望風而靡者人皆奇之而不知其故也以素不喜于執政故在陽和絕徼凡六



七襪不 賜詔還翁亦不少介意忽 禁中出

特 旨念翁勤勞暫令休澣人皆爲翁悅之而不知其故也何也人所不能爲不肯爲者翁每獨爲之故人不及知者天能獨知之誘其衷而措之安也既歸田郡中士類穎秀者多從之遊論事必以君親爲重教家必以農桑爲本談藝必求實用之學交際必先故舊之家一切道學熟態淘洗殆盡士風爲之丕變人有擬公爲郭汾陽者其仲子子冲獻汾陽記有望公復起如

李氏山房集行

上原五

司馬温公者其門人栾子遂作獨樂園記翁皆辭曰吾非其人也士有德其造就者則曰吾何與焉有壯其才猷者則曰吾何知焉有篤其慶高其年者則曰吾何幸焉夫不德其功心之虛也不恃其才度之宏也自幸其福謙之受也於戲大海納百川而不盈坤維載華嶽而不重翁之福履胡可量哉方且清心謝事閉關禁足頤養谷神宣暢和氣尤善飯健行舞蹈嬉戲即少壯亦不能過嘗自笑曰人以精氣爲命精氣皆



從米勿以我徒爲善飯翁也據所詣授陰符之  
秘傳擅岐黃之調攝兼松喬之吐納觀天定基  
弘人體化賦于天者既厚而培之人者益堅是  
以官階聯之八座勲業陳之旂常姓名勒之鼎  
彝子孫授之親兵榮養載之仙錄由此而耄耋  
而期頤而無筭又何疑焉大夫曰是知翁矣易  
曰觀頤自求口實請退而書之不獨壽翁且因  
以自迪矣

壽封郎中陳東溪翁邢宜人齊年八袞序

李氏山房集行

上卷五十七

吾郡自 本朝登甲第者無慮三十人而父母  
兼壽拜 恩膝下者未之前聞况逾七登八不

其允難哉若東溪陳翁少遊郡庠爲名儒配邢  
宜人生子四長忠諫次忠蓋次忠翰次忠力忠  
諫負時望爲天津文學忠翰舉丙辰進士筮仕  
太常既擢西曹正郎外補中州憲副翁節授京  
職 封典悉如子官隆慶辛未之春夫婦同時

八袞一郡榮之於惟休哉余與麗澤張子養厚  
王子及舍弟仲連皆於憲副君連姻胥造余懇



文爲賀北山李子曰知德必有隣考行莫如親  
狐白之裘非一腋所能成雲漢之章必七襄而  
始就請各述所見余爲之記室可乎麗澤子曰  
黃流不注於瓦缶大海不擇乎細流故德併而  
年可齊善積而慶有餘陳翁世篤忠厚農桑之  
外無餘業而子姓姻屬親好如出一體尤善教  
子以耕讀勤儉爲世傳以孝友節義爲性分故  
子女若孫或揚名以自樹或食力以自供或抗  
節以自守少有涉於紛華者必重讓之悛而後

已有萬石君之風焉宜人溫懿靜重喜怒不形  
於色即合巹以至皓首夫婦未嘗一言相觸而  
母儀棣棣人莫敢犯昔冀郤相待如賓德耀舉  
案拱侍龐公鹿門偕老專美青史以今觀之奚  
足多哉凡此皆和氣致祥陰騭動天膺寵誕壽  
理所必至耳養厚子曰男女正位而嚴君安兄  
弟既翁而父母順故大車之載必籍輪轅之銜  
既耄之年可少甘旨之奉哉文學憲副二君雖  
通仕籍遊遠方以俸貲需親之養而囊無一錢



之私以幣帛給親之衣而身惟䟽布之用以安  
車代親之勞而出惟匹馬之役凡可以爲親謀  
者無所不至其蓋力昆季相與躬事南畝不履  
城市蒸藜釀黍以爲漿刲羊捕雛以爲饌蠶絲  
紡績以爲服板輿行慶綵袖承歡翁舉觴而宴  
客宜人含飴而抱孫以此徵壽曷其有極哉李  
子曰是則然矣猶未也慈烏報母以待哺鳩鴛  
飼子而能均鴈行翔風以順序鹿鳴得草而思  
群故駢拇枝指鬻之俱痛而茹甘策肥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也憲副君敷歷中外一十有六載  
其官資之贏餘田產之出納贈饋之往來積少  
致富舉此加彼兄弟亦駸駸成大家埒素封矣  
間有爲憲副君專設者則退然曰親在惟命曷  
我之有亦惟權等度量支分節解是聽故歸田  
之日蕭然如寒素書生畧無恡意由此庭幃稱  
其讓其樂也融融塤箎導其和其笑也嘻嘻棗  
榆之晚節無虞天倫之樂事咸備其所謂養志  
者非耶夫能養志故親悅親悅故身安而疾疢



不作自然四體康逸百壽屆福書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言友于以徵孝言孝以徵壽是孝者  
壽之地也若陳君可謂君陳之後一人矣故不  
獨爲東溪壽而且爲憲副君勉焉遂命仲連弟  
序其事以徃

郡表崔節婦序

節婦姓李氏故國子生崔易之妻鄉進士李應  
韶之次女也余與應韶爲忘年友又知其賢屬  
季弟西成約爲婚姻姪庭芝其壻也初嘉靖丙

李氏山房集行

上序卅

午易不祿節婦年甫二十餘誓死不再醮遺腹  
誕二男子今存其一名續父已駸駸然成人自  
樹矣節婦砥礪艱苦迨今二十有四載如一日  
也郡大夫汝南劉公聞而賢之嘗擬表 奏以

齒不及例方有待也乃先造其廬以扁之門曰  
貞節且餽以穀酒衣服重之詞曰痛夫君之天  
恨不與俱而能苦心堅守以俟其死况在幼齡  
明大義而不惑持雅操而不貳夫人至此爲尤  
難也西成弟偕友人李仲芳氏懇予文其事予



曰唯唯丈夫以義制事婦人從一而終世俗不知綱常大義往往不耻再醮間有天性端方踐形誓志者衆反笑其迂愚或以爲矯情沽譽有司置之不問甚至終窶且貧填死溝壑者有之欲天下之多節婦也豈不難哉於唯李氏出自名家幼閑姆訓芳年苦節人情所難况崔氏素負殷厚孤危無倚其徃役之繁夥里胥之徵會田產之出納一旦加之中饋之婦獨任其難不啻如措泰山於累卵之上也豈不殆哉岌岌乎

李氏山房集行

上序三一

輒能縷分燭照不爽毫髮之末崛強自持不隳前人之業甘勤履素不變終身之操屬屬教子成立又不啻如一髮之引千鈞也雖古之共姜文伯之母何以踰此跡其所守豈惟貞節足以表正風化而母儀正是四國何所不可但婦人無非無儀鮮有知者向非大夫之明孰以彰節婦之美哉誠一時盛事也北山逸史曰余嘗讀漢書至陳孝婦年十六寡居不嫁事姑八十以天年終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兩



自以爲曠世一見乃今劉公爲之豈非賢大夫  
哉又曰死節與守節孰難守節與保孤孰難古  
今已有成論即節婦之不死一以存崔氏之後  
一以昌李門之風綿不絕之緒垂萬代之名激  
頑立懦爲事二天者媿爲孀居者勉即郡大夫  
所舉豈小補云

送呂鴻臚歸省序

觀城呂伯純丰采疑定問學醞藉尤善更時事  
真彬彬君子也邇以國子生得拜鴻臚序班盖

李氏山房集行

上序三十一

選而使之也方擬例歸省承乏即補之同鄉寮  
友柴子光祿署丞趙子請余爲文送之行余婿  
書乃伯純之弟義不可辭序曰竊見人之梯航  
萬里偃仰朝夕奔走豪傑深願而不容已者名  
也然有皓首窮經不沾一命者與伯純孰多哉  
况鴻臚之選密勿近侍之臣日與台衡翰學出  
入禁闈掌漢官儀非如伯純聲容兼美者不  
易得也昔人有父子中書謂之鳳毛伯純善承  
乃翁關南鴻臚君之後二三伯仲且宣朗蔚蔚



英才倍出伯良節判灤州清譽滿耳伯岳指揮  
平山伯寅伯欽伯尚俱以齠年卒業國子一門  
之盛近時所無雖古之八龍三鳳亦不是過皆  
由關南子積德之厚之所致也况歸省之初乘  
傳策肥武夫前呵簫鼓間作郡邑竦聽觀望若  
登仙然良亦羨矣易曰大有而能謙必豫故門  
高長傲族大成驕人情也昔萬石君家父子兄  
弟皆丞相列卿仕于朝者數十人長子郎中令  
歸省竊自浣中服少子侍中里門不下車不食  
罰責後入里皆步趨此非不自知貴者孝友敦  
睦教之有素也故曰滿而不溢所以常守乎富  
也高而不危所以常守乎貴也伯純方履通籍  
謙遜不遑州里仰企士無崇卑親故罔不樂與  
之遊必不俟吾言諄復者謬以親好之私輒不  
靳云

爲張僉憲餞行壽親詩序

比部員外郎張子時芳既拜憲司將如蜀便道  
省觀留別署中諸同舍寮舊意怏怏不樂高子



伯宗曰時芳富年陟高第委蛇郎署大司寇雅  
重才望特令掌故不三載輒僉憲臺事據所履  
皆亨途胡乃若不色喜然時子睿夫曰人情苦  
外補者或以地方不靖或以衝繁賦重劇費不  
堪方今宇內多事惟蜀道平如底掌民逸財阜  
無往來驛騷之患時芳且專賜璽書領屯田事  
不涉瑣尾鮮有容易膺是命者胡乃若不色喜  
然李子伯承曰時芳遊宦京洛數離寒暑若翁  
望時芳榮歸與時芳望歸省爲壽奚啻夢寐間

語今奉恩賜晝遊鶴髮銀章煜爚間里天倫樂  
事至此極矣胡乃若不色喜然時芳曰伯宗知  
予年之富而不知家君誕蕙之晚睿夫知蜀之  
可往而不知別家之難伯承知天倫之可樂而  
不知蕙之喜且懼者在茲也家君登八袞矣內  
鮮兄弟齊蜀相直五千里許侍行則不能俱往  
告養則家君不欲行止無措何以自裁方寸亂  
矣伯承復進曰慈母之育嬰兒一時不離襁褓  
及其習步惟恐其去之不遠成人之道也若翁



春秋雖高清健如壯時令子既婚足以就養是  
遠遊之日實左右之年也大孝養志致遠不泥  
翁之志也樂莫大於適志翁且樂壽無疆矣矧  
憲司例不三褫即膺簡陟承歡有期其曠違纒  
瞬息耳時芳意稍釋旣而起曰登堂爲壽享之  
千金富貴者事也蕙濫竽秋省百無可展報者  
惟同舍諸君相與朝夕恭事無忝足慰親懷耳  
且諸君海內大雅文章不朽盛事倘不靳數言  
爲尊者壽炫之梓里以彰耆德以壯行色謹附  
弱息世世珍守於千金反不重乎遂裝卷賦詩  
文若干首以余叨附鄉邑叙其始末如此云



序類中

謝山人遊燕集序

近代布衣名詩者關中孫太初燕山張子言之  
二三而已太初雄才逸氣出人意表望之若神  
仙中人今讀其集令人踈爽飛越子言標格倣  
儻輕施周急古之豪俠士也其詩尚穠艷排比  
學六朝而不及類初唐而無氣出入縉紳間頗  
以詩名媒利尤其所短以予評隲當下太初不  
啻數舍然太初間亦叫嘯不平出元人格者居

李氏山房集行

世序一

多殊無溫厚之體且非山人所宜至於酒酒耽  
色使狂幾不可近則一也歲戊申予遊宦京師  
聞謝四溟山人者有趙藩梓行詩覽之得少陵  
風骨復邁其人士木形骸澹然名利之表一時  
詞卿文吏罔不傾蓋投膠樂然相下抗席駢坐  
油如也然天性介耿寡嗜慾無所求爲於世聞  
以他事相講者輒避去嘗語人曰巖穴之士客  
於卿相之側附青雲而施後世分量足矣奚他  
之遑圖耶以故都門閱歲行李蕭索不禁徑日



冥然不復作家貧語敝裘單葛圖書數卷外無  
長物尤重然諾尚氣節急人之難戮力拯之必  
濟乃已有夷門之風焉所著遊燕集若干卷體  
裁略備成一家言其典則沉鬱後先一律其杜  
氏之白眉乎昔孔子許子貢可與言詩以其有  
無諂無驕之志而兼之以論學知詩之才也至  
於吾黨謝山人近之矣

壽李符卿母太宜人七袞序

先是余以東封事竣還 朝同省李長卿伯聲

李氏山房集行

序二

夜詣邸所相勞苦久之曰啣恩壽母君行樂乎  
余應之曰愧不能迎養也何樂之有伯聲曰君  
情且不足如弟何鑽太宜人孀居廿有五載行  
且七袞吾兄弟濫竽內署久缺定省風壤伊邇  
彌滋戚矣余先光祿府君中歲見背先大父文  
康公以予兄弟屬太宜人曰予以忠愛二字歷  
事 三朝褒寵爵位有今日爾其慎迪二孤克  
念爾祖無替厥聲也太宜人乃躬親節儉事絀  
績瘁力貞教坊之以禮雖歷年多所子女蕃殖



其凜然如昔也既鑱承文康公恩廕尚符璽弟  
仲穎亦備員中書省二省雖出 禁地而無所  
事事盖泊如也數擬上疏歸省太宜人不憚貽  
書戒之曰儉以助廉 恩將世報官不可一日  
曠也台在奚家之慮爲居無何大宗伯以年例  
舉 冊封藩禮仲穎實被 命代府將戒行取  
道爲壽同寅王君初視篆臺中謂諸寮曰孝本  
情通禮以義起同官即同胞也太宜人祝庸  
缺乎乃价予爲文余曰唯唯伯聲嘗爲予悉之

李氏山房集行

中序三

盖觀其深矣太宜人降鍾名閥賦性敏毅德秉  
河洲夙閑女則其慧也擬諸大家克相夫子蚤  
登甲第翺翔卿寺世濟其美其敬也擬諸德耀  
恪事舅姑殫誠祀奠謹扶將之節絜蘋蘩之奉  
其孝也擬諸麗姬訓子達材胥登臺省申義方  
之教綿詩禮之澤其慈也擬諸孟母矢心冰玉  
扶老恤孤秉介石之操蹈栢舟之誓其節也擬  
諸共姜撫字宗戚綜理家務協饁饋之誼愛繒  
帛之施老而不倦貴而能儉也擬諸敬姜夫慧



則思通敬則思聚孝則思永慈則思裕節則思  
堅儉則思嗇凡六者皆壽之徵也傳曰福者備  
也言德備者福備也是故家人之所宜閭閻之  
所籍也親戚之所譽鬼神之所歆也神人之所  
益天命之所假也故曰廣川大澤龜龍伏焉方  
流合浦珠玉生焉深仁厚澤福壽駢焉太宜人  
永綏福履既臻戩穀雲仍燕翼玉映蘭輝可謂  
媿休文康增光光祿矣夫其偶然之故哉茲於  
季冬十有九日爲太宜人七袞之辰仲穎既以  
喜伯聲之能遵母命也壽益隆矣

高伯宗詩序

予自結髮游京師三十年間無論縉紳布衣能

君命且

李氏山房集行

序四

談藝者罔不奉其咳唾爲忘形之交閱人良多  
矣大抵才優氣盈調高氣促盈則不入促則易  
絕驕吝相生周公不齒奚他之恤乎予與京山  
高伯宗所見殆異於是自丙辰歲予遷比部與  
伯宗爲同舍郎伯宗性介寡合予以兄事之甚



謹朝夕議論不啻以石投水飲醇自醉也每有  
作必相裁而後發論古詩取法漢魏擬近體型  
範盛唐自十二子李杜之外不淆目中晚復注  
訂樂府古篇駸駸風雅之門墻矣非故睥睨前  
人慎所宗也故所作種種具有張本及上擬蘇  
李下逮鮑休諸篇雖文通不能過也又嘗疑詞  
人不檢細行而鮮通世務故尺短寸長工此失  
彼古今之通病也伯宗躬儉素重然諾舉趾有  
度一介不輕取與及談時政酌便宜四方之疾

李氏書集行

中篇五

苦九邊之要害籍籍確有成算讞審則片言輸  
心擬案則老吏閣筆微奸必燭宿獄不留而豈  
弟慈祥之意行乎其中不欲人德之常著鴻猷  
錄若干卷論若干篇備載國家安攘大節若書  
記之文翩翩尤其擅場者豈非通方博雅躬行  
君子哉世稱鄒陽之抗直枚乘之機覺韋長之  
沉默季重之諳練文士高蹈罕見其儔以今觀  
之當不專美矣伯宗名岱別號鹿坡及弟啓俱  
有時名登進士人擬之二陸云



馬懷玉詩序

先是丁未予釋褐始與吳門馬懷玉同郡謝茂  
秦談詩杯酒間固知懷玉爲卓犖人今年冬予  
訪懷玉邸居初得篆刻妙墨嘉賞珍翫錫我百  
朋矣尋出諸作屬予品隲皇皇如不得已吾意  
懷玉以布衣入中翰爲鳳沼舍人恐貽得此失  
彼之虞乃爾詞翰併抵殊絕大酬宿昔且於世  
路澹如也豈不誠烈丈夫哉昔陳伯玉爲正字  
耿耿自許不欲脂韋改行故其言多感慨悲壯

李氏山房集行

崖六

讀之生氣凜凜今觀懷玉集如聖世欲逃名巢  
由別有情英雄無別淚何事復潛然得月興飛  
動光風吹素秋三代無全策清時重備邊鏡歌  
催夜發鼙鼓亂秋聲心宜秋水碧人比暮雲閒  
憂國經霜後思家聽雨邊至贈孫宮保時總戎  
別吳明卿等篇燭竒雋永有古俠士之風蓋聞  
伯玉而興起者乎嘗告我曰平生事文翰落落  
無知者今以江南釣徒論交海內得側冠裳之  
列能不失故物幸隨康鹿遊姑蘇足老矣嗟嗟



脫巖穴而附青雲者孰能爲此言

送大司寇何沅翁三載考績序

代作

今上初年大司空石湖何公任留都事具名在言行錄中今大司寇沅溪何老先生其嗣也歲乙郊秋以尚書三載考績 天子嘉悅頒示

恩賜舉如典禮下 勅勞之曰爾父以敷歷勞

勩入爲司空揆輔之烈予一人無日忘之爾復

樹功勩以襄贊鴻業父子相繼爲國碩臣終以

踐脩懋忠未有令譽勩之猗與休哉薦紳之榮

李氏崇集行

中序七

橋梓之盛茂以加矣嘗閱 本朝宦籍二百年

來父子領尚書事者纔十六家乃我四明輒當

其二冢宰王海日公司馬王陽明公及先生之

父子云海嶽效靈吳楚鍾秀東南都會之地哲

人輩出踵接風雲世濟廊廟又皆多歷年所渥

恩始終托鈞衡之寄於家庭續金貂之葉於四

代播之當時允爲美談垂之青竹誠哉曠典矣

抑何克至此哉語云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世祿

之家鮮由禮習滿之漸使然也乃先生身出閩



閱曾次泊然略無貴介氣習又洞然無崖涯限  
隔使人敬而愛之秉倣儻卓犖之才負渾涵剛  
大之氣存勞謙君子之心惇包荒大人之體保  
釐中外克勤王事銳情簿書不遺小物歷官幾  
二十任日慎一日由總漕政入掌邦刑矜恤無  
辜慈祥周至雖匹夫匹婦罔不自盡三禩之間  
所平反脫解者無慮數百人明允平恕亶如

聖諭所褒崇者積百年之休德際千載之昌辰  
上下交孚天人允愜厚澤所漸福祿無窮易曰

李氏世集行

唐八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固持滿之明徵而積善之餘慶也昔召公世  
爲司空旬宣先後至有圭瓚之賜鄭公世爲司  
徒善於其職詩人賦緇衣美之漢楊伯起蔬食  
步行遺後世以清白之譽乃祖孫相繼爲三公  
袁邵公平亭釋獄所活四百餘家于時四世五  
公家聲籍甚蓋德必有符祥不虛降據古今之  
所睹記信不誣矣先生聿脩厥德克篤前烈圭  
組雲仍世世勿替雖詩書所稱何加焉金匱石



室必有紀先生之世家列傳者

章景南詩序

嘗論韋蘇州詩擬議淵明而旨趣不同淵明含  
章不吐寄言冲澹其中乃有物也蘇州胷次脫  
然直陳曠適略無停忍躡喘不盡之意遭時異  
耳蘭谿章子景南與僕爲同年友談藝京師比  
時類尚近體景南獨銳情古作取裁陶韋之間  
至送僕赴江右令七言律更出奇語固知景南  
非偏才也既僕入補郎署景南病且死矣數求

李氏山房集行

中厚九

遺集不得間與同官徐長卿思行道景南名長  
卿故爲蘭谿令錄有景南集始得畢覽愛其閑  
遊孤清如湘妃月夜鼓瑟江浦曲終不見不冀  
人知也緒大音之希聲溯真源於倒瀾嗟哉蘇  
州不絕響矣傳言蘇州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  
焚香掃地故其詩簡古澹泊如深山採藥飲泉  
坐食日晏忘歸景南沉秀爾雅清絕入骨性嗜  
士書畫終日晏對忘疲其登眺山居等作絕詣  
玄理俗染盡雪皚皚如也及通宦籍徃徃行不



携家閉戶讀書不干請謁人亦罕至其舍以諫  
議上封事言殊剴切不納而去復善岐黃之術  
試人輒効竟不自醫命也悲夫景南名适號道  
峰官止禮科給事中其祖文懿公太宗伯號楓  
山伯父樸庵大司空俱有令名於成化弘治間  
鄉人稱景南爲小楓山云詩凡若干首僭加品  
隲愛而足傳遂昌黃侍御文卿素善景南集中  
多相贈之什行且梓之知景南深也嗚呼唐人  
以詩取士蘇州不載唐書至今惜之景南雖遘  
不祿而重辱知己亦未爲不幸矣

送葉古河妹丈赴大名令序

古河葉子余同母妹丈也筮仕爲大名令問政  
於北山李子李子曰新沐者必彈冠善事者必  
利器妹丈勉之政必先自治而檢近人蒞官以  
和使民戒以勿亟抗志於青雲之表而行已於  
電霆之下恐恐若不及也是知政矣小民視聽  
罔不在厥初故辭受取與行止喜怒之間如發  
千金之弩彈隋侯之珠勿使近習得以望其風



肯借之顏色而平易近民之政光明正大之體  
行乎其中不數旬而衆底定上下相安無復事  
矣况風壤相屬一鞭可至往來鄉曲未必無人  
故內外賓主有權存焉昔聖賢車馬輕裘與朋  
友至非其道義一介不以與人古人持身大節  
固不因人而病已也又寮案隣封本以四海五  
嶽之籍而相與朝夕事誠不偶或以他事激薄  
按劍相顧者有之嗟嗟兩貴不下淪胥以傷誤  
矣張文忠公曰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在包容

李氏山房集行

中序二

况擠之乎余舊爲江縣令蓋嘗試言之故官箴  
相勉同心度德古人濟濟相讓良有以也復聞  
境內土隅稍狹河渠變遷水潦不時民多勞瘁  
而少暇日徵發戒役恐非一呼可集邇者有司  
每承監司刻期奏功不恤閭閻疾苦博以能吏  
自爲誠得矣如蒼生何哉吾固願君寧爲良吏  
無爲能吏也古人撫字勤勞不求人知天高聽  
卑民愚而神吾誰欺耶是故高不可欺者天也  
親不忍欺者父也尊不敢欺者君也下不易欺



者民也知此則體國事親之道節用愛民之心  
一以貫之矣葉子拜手曰謹受教

東岱山房詩錄序

詩本空言無裨實用楊雄謂雕蟲篆刻壯士不  
爲雄豈欺人者述自苦耳昔枚馬應劉諸先輩  
綴詞競藻良亦閑且麗矣而位不過執戟官止  
於文學不令親掌民事雖自相嘲戲累數百言  
竟不能博一秩一邑以爲之地夫漢武魏文皆  
右文主也豈吝爵賞哉顧其人之才有能有不

能耳僕自弱冠舉鄉書落魄十有六年猥以聲  
韻自娛足老也既而解褐遊縉紳間尋領江縣  
因思迂愚褊性不諳世務努力刻任吏事始底  
寡過不時紀述眺聽披寫裛素故態尚存也後  
補西曹散吏量移符臺丞月直者三舉止自由  
退食終日無所事事間紬故篋新舊所藏稍稍  
更訂謄繕數十百篇所謂一政之能觀天之理  
也時就郢中高子伯宗溧陽馬子應圖廬陵宋  
子望之江陵張子叔大吳下王子元美皆一時



海內大家相品騭之將附記室殊覺形穢非敢  
僭擬前人示不敢廢棄耳夫人久逸則神昏而  
氣索久鬱則思起而中熱以此自遣殆清心健  
志之一助也若曰敝箒自珎夫豈不諒哉世本  
魯人卜家岱宗之西山房在焉命其編曰東岱  
山房詩錄云

### 擬古樂府序

古樂府之不講久矣或曰難解或曰雖解亦不  
文徃徃弘詞之士開卷厭之予惟鼓鐃歌聲牙  
刺齟誠不可讀太史公作樂書亦不載而左克  
明復以楚之平附之惑滋甚彼好竒者曲解以  
求通尤非也他如陌上桑羽林即木蘭獨漉等  
篇昭明類擲不採誤矣夫天球寡諧古鼎難售  
醴酒易醒大羹不和是豈可以言語爭哉至王  
元長沈休文自許能工古人律呂今觀其文牽  
制附會辭艱旨漓其實大謬善哉鍾嶸曰文製  
本須諷誦不可蹇礙但清濁流通脣脰調利亦  
足矣余亦謂詩言志凡責古人詞之難易而故



效尤掠美皆噉糟糲者也故曰神解玄悟存乎其人余非知音者但自家食時頗事漢魏張本下逮六朝盛唐數子或假題命意或探旨屬語諸凡口不容言情不自達者托以瀉之非故剽擬前人聊用適志耳矣近代名公取古人行事議注糾韻類成斷案亦名樂府余極知不能乃所願姑舍是焉

皇明詩錄序

元詞尚豪宕矯宋之弱也晚復自矯益之纖媚

所趨逾下

李氏芳集行

本朝崇雅建和振起頽波濯融淖

世厚志

穢一時劉宋奮跡於浙東高袁蜚聲於吳下嶺

表則稱五傑園中復見十子梁劉王曾楊李諸

公繼生江右耿自淬礪上溯漢魏近法盛唐郁

郁彬彬適開一代文獻之盛成化以來縉紳碩

儒或策力事功不遑摘句或崇尚理學適口爲

章諸所述作動由已見以議論爲見道以委淺

爲自然率謂堯夫擊壤集足法徃徃才辨之士

相煽海內舍所學而從之又文之一變也北地



李獻吉河南何仲默超脫近習突宗子美大倡  
詞客之門駸駸乎升堂入室矣槩其所造亦紹  
東里之緒以廓大之耳邇云本朝詩自獻古始  
古非窮源之論也西曹多暇間從洪武御極以  
迄成化末年採拾諸名家所作注思研玩若有  
所見唐詩四體與時盛衰本朝諸公一時並盛  
四體輒備泱泱乎開元大曆之風且闖而上之矣  
但未諦全集猶憾收訂者之不然耳昔唐人自  
選河岳諸集入讀之所遺寢多非唐無詩選之  
者罪也予才不逮中人謬自摘撫成編得免於  
姚元之誚足矣題曰皇明詩錄略如楊伯謙所  
輯故例俾知李何有所本云他未備者俟大方  
君子足成之

古交編小引

友道之不明久矣叔季之世人情所畏者法而  
已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如法者有明律雖  
中人以下畏之而不敢犯其爲善者惡近刑也  
惟朋友之倫法所不及即賢知明達之士鮮有



不見利而負義篤初而寡終者况其下乎是以獨行之士離群索居至老死不相往來謂人人可畏物物可疑也予其悼焉因捧誦 御製五倫書并採摭經傳諸家摘次其文列爲十有二卷見易合者必易離叙擇交位高者多負重叙忘勢口是而心非也叙知心體信或善柔媚悅苟合而偏聽也叙責善或強愎而好勝也叙引咎有生離死別曠若路人者叙念舊有罹災患坐視不救且窘厄之者叙濟艱死難有死而不

顧其後者叙處喪保孤有以怨報德交惡相傾而罔底攸終者故以鑒戒終之嗚呼人各須友而成因友而敗者亦不少也谷風之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與其招怨不如無朋此朱穆絕交之所由作也嘗聞鄉先生蘇舜翁年近八旬爲亡友妻送喪輕出百里之外或止之曰非不知勞近人不知朋友之義故強行至此嗟嗟典刑尚存吾輩之不逮前人遠矣退而叙古交編吾友楚人高伯宗作交難其辭雋永附之末簡



云

楊丹泉存稿後語

先是丹泉楊公以西曹員外郎出守濮陽郡時  
余始弱冠薦於鄉往往相從譚藝爲忘年友見  
其器宇表表光澤奪人望之若不可親而率情  
御下吏畏民安尤重士類興學校暇則作文字  
飲或枉駕草茅或招邀郡閣雅無虛日然政務  
紛夥觸之即解無妨事者比時東陽蔣純卿侍  
御海虞施潤之秋曹咸倅此地情好契如兄弟

李氏山房集行

原七

吾輩衣被清範相與朝夕足樂也公質敏才捷  
每賦詩援筆立就令人褫魄衆俱服焉海內詞  
宗刻有端居等集郡人多藏之余既釋褐公已  
棄世若荆楚江右諸作未閱也公嗣春先偶携  
自越中懇余品隲且曰本集中有爲余詩序故  
不敢辭而僭一言於末簡曰 本朝自成化季  
年詩人類不師古李獻吉常引古語入已詩人  
讀之不知非已出也故至今好古之士恐涉俗  
調多踵之丹泉公樂府五言法漢魏間出三謝



七言古學岑律學杜絕句在錢郎之間文學史  
漢郁郁成章殊有古人風致至於對客揮毫文  
不加點勢如風雨驟至才人所難惜年未強仕  
位列大夫而嘆老嗟卑觸事懟怨語出不檢  
者有之乃多才負氣使然亦大匠之所不棄也  
歷官大節具在大司馬蘇公序中茲不備云



序類下

重刻救急良方跋語

嘗讀司馬季主傳云古之聖賢不居朝廷必在  
醫卜之中范文正微時自卜相業否則願授醫  
蓋以相能變理陰陽爲民造福醫能調攝五行  
爲民造命其有功於世均也 國初郡邑各置  
藥局歲久寢廢某承乏新喻始鳩工脩葺其舍  
召醫任事貯之藥材咀劑施行仍日計而月要  
之論境內不分治民商旅凡有疾病不能造醫

李氏出房集行

下序一

者悉聽給取時方瘟瘡大行得藥而報愈者殆  
千人焉庚戌之秋少司馬東沙張公撫巡江右  
導利宣和多方普濟使無痒痲愁苦之民猶慮  
遐方窶籍不能遍屆復頒抹急良方二帙命梓  
行之其方多取之日用時刻可辦輒有成效云  
夫政以平其情惠以恤其家方藥以衛其生不  
惟齊民編戶植產樂業安其田里雖窮巖浚谷  
之中嵐烟瘴癘之地顛連無告之夫衣被慈祥  
舉以壽終而無短折扎瘥之患者公之錫也方



將趨 明詔謁 大庭虛以不次執此而緩氓  
而靖邊而撫方夏則後天下而樂者獨文正然  
哉敢不播揚德意以闢其愛以求其傳云

重刻熊士選詩後語

弘治初論詩者率以 本朝李文正爲宗其懷  
麓堂稿最嘉者古樂府耳原其旨意爲立議論  
非本性情而作似與左克明所錄不同至北地  
李獻吉河南何仲默並出始學杜詩讌會贈送  
非杜不談一時詞客墨卿雲集京師駢章聯牘

李氏山房集行

下第二

宣朗芊蔚以鳴中興之盛燦然明備矣邇來尚  
志者置杜勿論且或訾之及考其集五言律格  
調畢至真如昔人所擬金丹一粒可少者七言  
自爲一體如七月六日堂前撲棗及題桃樹諸  
作率意感興殊非研慮而成者宋元謬經注釋  
雅以爲深今人輒肆評品猥以爲淺少陵之幸  
不幸也但李何諸公遴其可者法之不可者存  
之類弗擲耳後學不析王石而一槩毀焉誤矣

豐城熊士選亦業杜而興者夙爲李何重讓至



於送獻吉歸里并諸五言絕句造益深矣歲久  
寢失其稿偶得之故家廢書篋中纔數十首嗟  
嗟江右名故郡其在唐詩人不沒者獨有袁州  
鄭谷今得一士選而不能傳也惜哉乃復更訂  
梓之士選科第世家獻吉序載之然性尚氣節  
竟以諫卒茲論詩諸不逮云

金洲倡和詩引

辛亥之秋予以吏事次臨江直溪黎子招有金  
鳳洲之遊蓋元進士及第黎所寄故址也直溪

李氏山房集行

下原三

乃其後賢者世守茲土予負探竒之癖聞而心  
動輒割冗赴之榜舟競渡行止沙上兩岸芙蓉  
鮮碧奪目徙倚久之復陟書樓俯清波眺閣阜  
山覺有遠思依依不欲去會監司以簿書報快  
快舍之時得一律同游秋曹劉羅川若直溪伯  
仲共和之昔子美携岑氏兄弟遊浚陂至今表  
傳茲雖不及已焉知古今人不同調也乃述之  
紙筆用記良晤云爾

許午川遺稿小引



吾友許伯王名玠別號午川長余二歲少同學  
足相歡也後余登癸卯鄉薦與舍弟南吉同科  
連姻世講休戚同之以數上春官不第猥就興  
濟令頗有聲譽爲吏部吳尚書何選司雅重方  
擬大用未及瓜期而卒年纔強仕人皆慟之今  
且十年餘矣癸亥歲余以符卿謫倅便過家園  
乃嗣出舊稿謁余因携之譙都梓焉詩學杜間  
出麗語愛而傳之不沒草澤人言年命有時而  
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倘世之談  
藝者由此而知午川之爲詩人也可以不朽矣  
不亦少見久要不忘之義乎

王樹連枝館詩帖後語

往歲濫竽內臺卿貳舍弟仲連奉太安人老母  
迎養如京一時同社縉紳及海內名士留都下  
者辱臨餽居得與朝夕相往無何告歸方值風  
雪中諸公不辭寒沍冠蓋集送如堵分韻賦詩  
情可想見也既歸今以卷名冒其館復起怡怡  
亭志不忘也日者遷倅亳州舍弟復侍老母趨



任因携前卷讀之恍如昨日悲今念昔不覺淚下感一時之盛事嘆良晤之難逢也嗟嗟予待罪外郡賜環無日聞諸公亦稍稍退去此帖成陳蹟矣錄而梓之并寄作者用篤孔懷之義云爾

### 刻劉子小引

劉子不知何代人擬唐袁孝政序爲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皆非是陳氏曰劉晝也字孔昭傷已不遇天下交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不知何

李氏山房集行

下序五

考以爲信然蓬玄子曰予翻道藏經得劉子愛其廣譬而通方詞單而意獨至有古遺意雖襍出儒老之間擬議不詭於聖人亦博物君子也顧其書罕有見之者愛則欲傳是用鋟梓舊本五十有五篇今錄者三十有七餘冗瑣并孝政註類削之

### 青門先生北遊稿小引

余初試爲比部郎及轉符臺下大夫俱聞曹靡所事事間採本朝諸名家詩集猥肆品隲類



成一書翼與品彙并傳其弘德以來布衣最優者孫太初張子言之數人而已太初才本天成如鴻軒鶴唳想見羽儀子言氣勢雄麗如雕龍繪鳳奪目眩心俱山人之雄也蚤年聞有錢塘沈青門氏見所刻二友詩及壬戌歲相晤京邸若符左契甚歡也徃徃貽示近作相析乃知青門所學洪邁竒崛挺拔流輩蓋子言者流而復過之遂與定交既余坐謫尋謝事還山中青門由大梁入滌見訊時方與子冲昆季結社懇青

門爲社長不啻五聲得黃鍾而爲宮也同遊月餘復出別後未見諸什俾余裁訂之評曰詩弱於晉謝康樂餘以玉藻潘陸效而尤之朱絃繡口孰與疏布瓦缶競妍媸也顧大雅君子擇而取之耳傳曰詩人之詞竒而葩蓋含蓄以爲竒閒遠以爲葩雋永以爲趣非徒章句之工爾已也青門得詩人之三昧矣昔丁敬禮自謂不及子建子建以文請正世爲羨談青門可媿曹劉而余才不逮敬禮然亦不敢自諉以成青門之



謙德也據覽北遊稿數十餘篇諸所著甚富不  
槩論

重脩孝烈祠立碑後語

其自童時聞吾黨有宋文光先生在正德辛未  
間廬父墓值巨寇至相顧而去曰此孝子里也  
復遺之矢約五里勿令殘傷衆依之多所生活  
詳見通志及孝子傳中後釋禫以弟子貞被試  
時督學使者維揚趙公鶴例試必在高等始得  
補廩文光稍後例不得補有司白其行請補之

李氏山房集行

卷七

不受越歲竟以試例得補乃受馬與人處温然  
如王見者鄙吝潜消莫不傾仰居家嚴飭吉凶  
皆遵朱文公家禮夫婦相待如賓男女授受各  
有常處造其宅如入深山中而農桑歲功輒先  
卒業尤善古草書嘗臨蔡元定所刻太極圖帖  
極似其爲詩大類唐人與尚書蘇公祐御史倪  
宗嶽相友善累舉試竟不第年四十卒無嗣妻  
辛氏有令德文光既卒以產屬之姪遂自經死  
守州李君緝上其事于監司以族不競理佐乏



人迄今未經旌表里人哀之前都御史浙東錢  
公宏建孝烈祠於董原歲不廢祀其游京師得  
詹事嶺南黃公文集載孝烈祠樂章二闕叙云  
倪御史道其事因啓蘇公作傳其勅石傳之無  
窮郡有司視爲不急閱歲未就去年冬某時備  
負符璽即被命東封德藩奉晤撫臺中丞萬安  
朱公代巡侍御襄陽劉公首詢風化輒以孝烈  
祠對并請勒石二公默然悲愴久之曰是在我  
矣即日移文本郡郡守南昌張君尚慎重乃事

李氏山房集行

一原

鳩工採石不日告竣間劉公巡歷及境內諸父  
老師生避道復陳前事公今有司重脩祠墓擬  
日題請焉嗟嗟文光歿且四十年族人散逸略  
盡而祠像如故祀事不衰豈非潛德幽光不欲  
見絕於天而將有待於今日者哉某嘗聞古今  
有行誼不傳者未嘗不追慕其人悼痛不已乃  
今見於桑梓之地不益感哉若二公可謂施恩  
於不報而某亦求無負孝子之里人雖謂鄉土  
之私亦宜也謹識



送何振卿守潮陽小引

僕與何振卿自丁未同年釋褐暨同宰江右並  
入西省卽十襖于茲每讌會必作文字飲飲必  
醉振卿性孤清爾雅寡所交遊僕踈慵坦曠有  
懷必吐復好詼諧振卿聽之世故頓忘所謂語  
默同心其臭如蘭者非與日者祇役潮陽萬里  
爲別既賦七言近體一章辭不盡意復效子建  
送白馬王體凡二百五十言自謂情詞周至由  
中發也並附省中相酬近作類成一帙載之行  
李他時携此策泛海槎登羅浮興至題詩如廁  
左右未必非起予之一助云爾

風義莊題言

凡不靳所藏蹄財佐急濟艱調乏雖所庇廣狹  
不媿皆以義名顧情之有爲無爲耳夫一飯之  
予報以千金非市富重無爲也渝川守朴傳翁  
初習吏業尋棄歸藝農積穀自奉甚涼稍有羨  
餘徃徃給所不足者不異其報先諸族其次諸  
姻其次黨巷其次遠地之來稱貸者授券書未



始不受或不償其餽費亦未始持以索也或德之則曰是奚足哉庸以風義耳江民好嗇見翁不類有尤其廢居者翁乃毅然施之不倦數年惠日博積彌厚江俗漸麗里無乞兒廢疾有養雖饑歲不殍於道聞翁之風噓之也故人過其舊廬者指爲風義莊焉嗟嗟予嘗讀平準書至卜式輸錢予河南守以給貧人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賜外繇四百人以式終長者尊顯以風百姓予愧爲令無以聞而先生逝也

李氏山房集行

下序十

茲壬子歲大旱里閭告飢業已申呈監司請賑緩急不濟厥嗣石山君以名御史終養不起脩父之業復散儲幾千石近里無菜色者凡天尋兩是鄉大熟乃思家壘千金利析秋毫而簞食豆羹見乎色或斗粟尺布傷及同氣雖有陶朱猗頓之富家埒素封何益哉傳曰積而能散又曰世德作求翁之父子近之矣

讀魏紀跋語

余脩亭志見魏武帝爲亭人因閱魏紀知操爲



夏侯嵩之後乃掇其末簡云周過其曆秦二世而亡德不德耳魏以權謀勝人故人亦以權謀見禰傳云有見田間之婦而悅之者回視其妻人亦有招之信然哉武王末受命成王僅六尺之孤魏武二十五子如植彰警拔者不少卒之脩短不倫者顧嵩無太王王季之緒而操乏以服事殷之誠耳

江右稿 小引

嘉靖戊申冬予拜臨江之新喻令明年夏初蒞

李氏山房集行

下序七

縣事居無何入覲 大庭又明年夏還數以監

司案牘之旁郡邑故三年之間半在喻耳公事期會山水嬰情客懷悲喜殊狀往往掇拾片言托之紙筆非敢廢時遺落求工章句也壬子五月檄書至 召補戶部尚書郎歸舟賸暇乃發故篋所藏統次成編計古近體若干首附之記室題曰江右稿

讀莊子跋語

名者人情之好而衆之蠹也儒術皆欲立身成



名故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作春秋及墮  
三都却萊人歸鄆人田未嘗廢書欲名之遠逮  
也惟莊子曰爲善勿近名甚以死爲樂及玩其  
詞旨浮誇如疾颺立海每辯非數百言不止嗟  
嗟周之用心甚於百家歉歉於言之文行之遠  
以立不求名之門戶而馳騁於百家之上良亦  
苦矣雖使周復起必當嘆服予言

評胡廬山詩

胡廬山高才迥絕壁立萬仞刻志與古人爭雄

李氏山房集行

下序十二

其樂府五言古學魏晉間雜六朝七言古學初  
唐間雜離騷李供奉五律雜初唐七律盛唐或  
錢劉之間大畧與近代陳后岡氏相似闖而上  
之漸近自然即真境也太抵詩貴竒而厭淺人  
皆知之至務竒苦難耽深滋晦傷氣彌重人多  
不知也予嘗與廬山論曰詩以氣爲主句工最  
下譬人氣壯則聲自洪骨健則神自爽也答曰  
尚神韻余不甚解俟知者正之

讀詩私記題辭



某自童時授詩於黃靜軒先生講周南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據朱註以君子作后妃及衛風淫奔之詞過半意竊疑之既授易於伯考蒙泉公遂廢前業諸不遑究者三十餘年矣頃因歸田之暇莊誦朱註并考東萊讀詩記及十三經註疏大全諸家採其近理易簡者羅緝成帙始信前所疑者非妄也呂氏依倚小序朱子多出已見據已見則如將仲子拒蔡仲之諫丘中麻引子嗟之賢木瓜報齊桓之功善我惜學校之廢

無故而坐之以淫據小序則如楚茨以下四章爲農務之報成瞻洛以下四章爲君臣之宴樂何因而祭之以刺故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馬端臨亦曰文公不得衛鄭之風一舉而歸之淫胥有然否邇者不自揣量折衷其間間爲一解題曰私記非敢擬議前人各言其志俾勿忘耳但時制以朱註列學官而變風變雅有司不以命題師生不復授受大經未徧閱而類取科名者不少况他註乎顧余言



非迂儒則妄人也姑藏之山中以備考訂云

賀蘇德立補廕入監序

先是大司馬舜翁安攘中外多歷年所諸孫以次承廕入監者再矣既以總督宣大永安大捷特加 恩例有錦衣千戶之命翁仍令長孫德啓舍其前廕而受乃職據 本朝令甲凡承廕未仕及更受他職者聽比例 奏補其德啓入監之缺該季孫德立自陳猥以關節間隔遲之十有餘歲今秋德立偶過余告行余笑曰茲行

李氏山房集序

序十四

艱哉竊嘗濫竽尚璽郎見大臣子弟補廕所費不貲子能以空拳搏虎而入穴探其子耶前大學士梁文康孫思伯補廕今爲禮部郎吾友也事體畧同徃當質之遂行甫月餘人報曰德立補廕 命下矣余且喜且譌造其父杏石君入門爲德立賀者三爲杏石君慶者二杏石君謙讓不遑曰何以教我余曰成天下之事有機幹天下之事有才聚天下之福有神余前爲德立慮者不虞遭是機抱是才而通是神也今夫搏



牛之重飛止百步若附驥尾則一日千里非稽  
於前而駛於後也所托迅耳又聞下莊子之升  
殷庭也鳴玉趨蹌溫色怡氣及其搏虎則攘袂  
鼓肘瞑目震呼非弱於前而猛於後也用才當  
耳方今 聖君賢相錄功褒德苞苴不行故德  
立之廢如探囊取物索之自在此無他機相適  
也又况德立本以貴介公子裘馬翩翩馳入京  
都若不勝其勤勞而乃周旋詳度銳情悉詞不  
避艱苦能令密勿大臣協力贊成立竣乃事他

以千金圖之而不足茲以束脞博之而有餘他  
以千人籍之而不容茲以片言授之而盡入是  
以遲之十年者得之一旦非負通方博雅之才  
有是事乎且大司馬公之功載在旂常往爲權  
豪齟齬不白於時而德立一陳 廟堂輒賜嘉  
悅其安攘之績如日重光翁方既耄之年親觀  
季孫復承此廕點頷一笑群玉嶙峋渥 聖世  
之餘澤敦天倫之樂事若有天人襄翼於其間  
非智力所能爲者非神而何傳曰父作之子述



之杏石君有馬適吳使君一川高叅軍雪筠謀諸郡中士類親屬卜日爲德立稱賀德立曰祖之功父之教本何與焉乃賀杏石君杏石曰帝之命老父之功潢何與焉乃賀舜翁舜翁曰奉先帝之神武荷世延之休德臣何功之有哉余方濫觴坐側目擊盛事退而述其始末登之別簡非敢溢美於縹題實惟採撫其績餘耳

刻關尹子跋語

余田中多暇閱歷丹經採撫隱語而究竟旨趣

李氏山房集行

卷六

不越以心御氣以靜制動去識還冥約情歸性而已但方家鄙質淺見謬加注疏使讀者迷眩失次罔知攸止彼既自悞且復悞人罪彌深矣嘗在宣州時翻道藏至老子古今各注逐一參解摘其近理者類成本義一書復愛關尹子得老氏正脉所著文始經寡所傳誦歸而梓之山中併削其注以陰符諸經附之欲人知同出異名不爲衆說淆亂如洗垢剔斑洞見本來面目亦樵人引逕之功也



題嚴別駕忠孝節義卷小引并詩

吾觀禹山嚴別駕歲貢時所上忠孝疏及終母  
喪始從仕妻卒不再娶門人所著純義等篇嘆  
服久之蓋人以綱常爲重忠孝節義孰不欲舉  
而加乎其身或勉強於一時以要鄉譽或假其  
辭色而中實矯情此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而不能忍於簞食豆羹之間也故李密懇乞陳  
情孝矣而僞朝之稱君子不許其忠溫嶠慷慨  
赴難忠矣而絕裾之事君子不許其孝百里奚

李氏山房集行

卷十七

相君以顯於天下賢矣而處廢之歌君子薄其  
非義鍾繇染翰絕倫藝矣而爲妾出妻君子訾  
其不仁若別駕可謂前乎無古人矣日者筮仕  
東郡其清風高節士民傾仰而夙所懷抱者措  
之一方仁人之利溥哉諸士類各有贈篇乃作  
小引而系之以詩曰立人之道三綱爲至民鮮  
克舉篤生吳之賢士家食効忠矧曰既仕終養  
乃出可卜生事哀彼糟糠矢以不娶在昔曾子  
華元同志古今一調頌言無斁民之好德是用



作記

春草亭小稿引語

余弟仲連既廢舉子業赴王門令猥非正途初念違絕殊怏怏寡悰余慰之曰昔建安七子皆托乘西園受簡賦詩古今談藝者首稱魏多才賢官何辱子而外之甚耶今之皓首窮經不沾一命者不少汝能刻志古人殫力辭翰圖有令名又何羨乎聳青雲而直上也間能鼓吹唐人粗成章句略有近似者偶過北郊坐春草亭出數稿乞正既覽之乃嘉其清潤流麗不失矧範夫亦辭林之枝葉乎付之梓匠便請益於大方君子爲發一笑他有所著經義論策藏之家塾茲不及載云

李氏山房集行

下字

賀方渠吳郡侯兩院旌獎序

先是郡民苦於苛政舉嗷嗷籲天祝曰願得良牧以蘇吾困也已而方渠吳侯下車其意煦煦然其令屬屬然其舉事循循然徐而有常踈而不漏溫而且理如水之浸物不特搏激之勢而



洽溢沾足也人謂大旱之後時雨稔至隆冬之餘陽和再敷信然哉日者高唐人以糧地事妄奏殃及濮民數歲未決前首事者若罔聞知我侯毅然任之往訴於監司諸公將出門謂吏屬曰不白而糧地者勿相見也遂之大中丞梁公公始知高唐之妄奏也既吳代巡按部至曹高唐人復請舉前奏事我侯昏夜馳去面悉其故代巡公曰非汝至幾為群醜買矣事遂寢又郡俗素稱忠厚前首事者倡為異說而上多見信

遂使刁頑辨給之徒騁笑倍於他縣士類漸懼其辜莫敢誰何我侯委曲洗別於其上開諭詔告於其下幹旋調停於其中不傷於所懲而亦不弛於所誠又之自定且境內瀕距澶淵其地窪下水一至輒成巨匯公見而憂之復啓兵憲何公先築大陸以限水勢次䟽故河諸道令由地中行是歲大熟及闌城池頽塌者補葺之學校殘缺者完聚之公罷廢夷者起新之禁獄踈虞者峻錮之旬月之間不假催督渙號一時



然改觀百姓亦不見其勞苦此無他用之以時恤之以情法相安而事易理也其自用則儉如儒素而非矯情其交際則泮如春冰而實相醜藉其御下推心置人腹中其防奸自近習始身若不勝衣而臨事有莫當之勇也言若不出口而隨機有懸河之捷也行若不露其機緘而中立有介石之操也紛華一無所嗜好叅承惟篤於恭謹以故俯仰胥順吏畏民懷雖古之循良何以加諸昔漢文即位首重守令之選徵河南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今上遠邁前漢而吳侯若爲吳公後身茲不獨爲斯民慶幸而且爲朝廷增重也今年孟春梁公下檄表曰法體精明才猷敏練肅關防以杜吏弊恤逋逃以濟河工力破丈量之說志切愛民嚴禁刁詐之風政能變俗作用不凡成績可望知言哉往事攬移文集師生鄉大夫張樂設帳爲賀侯卻之曰筮仕之初何德於民而罔乃衆也遂止無何總理河道潘公獎文踵至語益真切郡貳安愚陳君



言於公曰事尚可以已乎侯復止之如初陳君  
謀諸北山氏北山氏曰止而不行者侯之厚德  
也行而不靳者衆之義舉也應舉而廢非禮之  
體也侯以厚德養晦而吾儕寧甘以非禮非義  
愬然自處乎陳君曰吾自侔郡未有不告而行  
者是在子大夫矣遂叙其事以往

周漢中自適稿序

余初受易于伯老蒙泉公弱冠得附鄉書公歿  
岌岌無所型范懼學之荒而嬉也復拜公之同

李氏山房集行

下序二十一

年友洞虛周先生爲師先生曰今人童稚受業  
稍進步即昂昂負氣坐止不欲避席子以盛年  
掇高選乃不自多輒勤此念耶人將益重子而  
吾且爲子重愧力不任耳芳遂卒業濫與甲科  
先生之力也比時見誨惟括帖諸篇他如詩文  
古體一言不遑及亦不敢問及見其籌筭世務  
經理家政不爽纖毫每嘆曰非吾所能也先生  
既逝之明年厥嗣德芳氏昆季造余出先生遺  
集枉示請序余始而疑曰從遊數年一言不及



詩文而盈緘積帙貽諸其子得無有異聞乎中  
而釋曰先生有大志不屑章句聲韻故所作援  
筆立就諸不加點詩名自適恐其弗文而傳之  
遠乎終而悅曰先生知余有文字癖不欲以多  
術叅之恐其博靡而恩乃志也教我深哉載閱  
諸文倜儻激憤多自胷臆流出不襲典故而情  
詞俱足其樂府近體又洽款情潤歌之動人猶  
夫詩也可次前卷若玄數積疑辭旨邃奧不當  
列口耳之間簫與琵琶諸譜亦游藝之大端也

當序爲別卷各成一家言

李氏山房集行

序五

### 壽劉太孺人九十有二序

澶州劉太孺人少叅雲溪君之大母先中丞山  
泉公之母也中丞公既逝少叅君跋歷中外徃  
欲請告養劉不許遂迎養於睢陳官署尋陟  
雲中少叅奉還梓里計劉春秋太高道路間關  
恐不任其勞苦乃上疏乞養詞懇切太孺人  
不能禁同郡縉紳端屬競阻之不得是歲小春  
三日爲太孺人初度之辰蓋行年九十有二矣



某等介余門人侯生某祈言爲壽且澶滌接壤少叅君所居尤在跬步間又嘗飭兵武定沾被政教敢以不文辭乎余惟壽出乎天養存乎人出乎天者當厚所順養以繕性存乎人者當殫厥心力以承歡今夫郡邑生齒蕃聚其享年八九十者豈乏人哉多不能遂桑榆之樂以厚其終未必其德之薄抑爲之後者或爲貧窘匱其供贍或以既貴趨乎事功使垂白者有大耄之嗟視履者無考祥之慶抑誰之過與古人絕裾

李氏山房集行

五

而出固不足道其以方寸亂而辭去亦迫於不得已而爲之若夫以孫事大毋誠意周至念塵光之倏忽感就養之無時脫然懸車林薄勇退急流以展溫清之忱且躬滌滌之後而無所顧繫皇悔石建李密而下夫亦鮮哉少叅君不惟樂然請告猶歉歉若有不遑自安者乃函書抵余略云大母劉相大父柳東公薦危科歷官太守擢鄭藩左史勸上封事請脩德講學以忤旨連坐免官太孺人曰士當自獻以成其身君



不能束帶正言於朝而勸上封事以售其所學  
志亦少酬矣奚官之慮爲乃汲汲克勤家務資  
用不乏而大父得專課學迪訓不厯一念以故  
先大夫得舉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廷尉兩京  
撫巡遼左遵慈命多所平反其在西臺時以秩  
滿封劉爲太孺人暇復以教先大夫者教某亦  
叨次壬戌進士不失舊物皆大母之賜也某方  
痛於先大夫未効子職而顧役役宦籍靡所止  
極如大母何矧某僅一子二孫一堂五世皆賴

李氏山房集行

五十四

大母貽謀以孝敬勤儉自樹得綿宗祧即其草  
莽足老矣抑又何求第媿無以報大母者余應  
之曰人情以得志爲樂人子以養志爲孝其援  
且留者志也禁而不許者未必其本心也諺云  
養子待老積穀防饑非人情與使君即握台斗  
擁劔屨抱大官之膳注黃封之酒窮水陸之珍  
雜陳錯列山峙雲集以壽大母大母必曰吾老  
矣不能進也君即撫三吳鎮百粵傾流黃之機  
搜合浦之珠煨麗水之金齊紈蜀錦耀日飛電



以壽大母大母必曰吾憊矣不能紉也君即略  
九邊控三楚採荆襄之木運郢人之斤起章華  
之臺祥禽琪樹寶童妖女後先惟布以壽大母  
大母必曰吾倦矣不能登躋歷覽也今君休沐  
家園暫脫簪組短衣持壺漿曾孫捕雛主婦  
炙肉跪進稚孫環膝而坐大母必嗚然而笑鼓  
缶而歌曰妻子好合諸福并作日之多矣云胡  
不樂當斯時也鷄豚與列鼎孰多短衣與錦繡  
孰榮瓦缶與絲竹孰工磁甕與金玉孰輕重哉  
故曰天親不可以人爲至樂不由於外得太孺  
人方且善飯健行由此志暢而神適心怡而形  
固鶴停鳳翥行將期頤未艾少叅君得稱慈孫  
於頷下而山泉公益篤孝思於九泉此心可以  
貫幽明此情可以扇里俗此風可以範後人於  
亦休哉况起家有日移孝爲忠將有待而然者  
乎不識少叅君以余言爲是否

賀四泉叔父八袞榮膺 恩例冠帶序

余魯大父生四子今四泉叔父蓋季子之子也



初家貧失偶余養之家年五十餘矣且無子殊無他望余請爲之娶願得長者相依足老也逾歲抱孕衆以爲病無何居然生子四泉公謂余曰汝所賜也得不乏宗祧足樂也衆以爲幸無何子成立余復爲之擇婚娶逾歲復舉孫再逾歲且復生女公謂余曰汝所再賜也今歲壬申公年八泰矣形神豐朗矍鑠未艾嘗抱孫過余笑曰豈知有今日耶邇奉萬曆改元新

詔款及年八十以上有德者冠帶仍給花布等

李氏山房集行

三十六

事舍翁仲氏仲連季氏西成告我曰四泉公躋高年而奉殊恩機不可失也乃謀之公公謝

曰即所享已非分矣不應無何庠序諸友生薦

名於郡守縉紳嫺屬絡驛造門來賀余復強之

曰以布衣而得冠裳之榮天與之也以頽齡而

享尊榮之樂神與之也以茅茨而聚州里之慶

人與之也又何辭焉乃爲之製冠服束帶見於

家廟公徘徊四顧曰焉知有今日耶幡然而改

容煥然而生色歡然喜躍然而飛動也若不知



其老之將至云諸賀者舉觴而壽翁翁曰我無家而有家無妻而有妻無子而有子無官而有官敢忘所自哉請以謝余余媿罪曰是何言與自余歸田來得與同郡父老相依未嘗不厚結而重禮之往者起高年會大設醮燕聚至二百餘人以布綿贈其貧者三二歲間所費不貲然且以爲未足今叔父何人也而乃以供養置之口談若此諄諄耶寒家世積忠厚徃徃多歷年八九十者皆祖宗之遺澤也不肖以庸劣之質

李氏山房集行

卷二十七

而謬叨簪紱之末方且惶悚自畏求其所貽忠厚者思之而未得焉敢以薄待人而况叔父乎故官爵出於朝廷而人本乎祖使國人稱吾家之有壽且榮者天也使吾人篤於養老不敢失其忠厚者祖宗也叔父以出於天者自重自愛而吾人以原於祖宗者自勉庶吾宗尚亦有興者乎

### 賀別駕陳安愚累膺部院旌獎序

人情出貴介之族有所恃者多矜氣積學而不



即大顯者多不平氣若雜處郡倅之末或視遠  
步高侈談家世少不如意輒悻悻不能自容否  
則廢閣政務漫不省幹圖累資俸以待遷陟視  
歷任僅如傳舍爾已吾郡別駕安愚陳公少承  
省翁家訓英敏強記綜理羣書尤精舉子業逝  
將竦青雲而直上矣夫何久困棘闈小試明經  
猥就今職豈其初心哉况以司空光祿宗伯爲  
家世以大中丞爲父翁以今考功心毅先生爲  
親弟非厚有所養者鮮不中常情之患仰俛躑

躑不安其居也今觀安愚貌若忠謹端慤而臨  
文掞藻粲然成章與人處若飲醇醪至有所可  
否又確乎其不可拔謙抑自度退焉若怯而纔  
臨職務毅然直前不避艱險語云彬彬君子非  
其人與然且老成遠慮無一念不切民心無一  
事不合人情無一言不中肯綮是以寮采協恭  
士庶感悅上下之相信非一日矣先是孫戶部  
督糧小灘水次攢運甚急安愚承委欵諭里胥  
不加拷訊刻日而完孫署爲有守有爲之吏既



田鹽院委理鹺政濼地舊產小鹽居人自食其力客持引至者多不售公調停處分公私兩便田復有事更明達之譽郡中人吏具帳稱表安愚曰有司常業耳姑寢之已而吾按院委知觀城方值清戎戒嚴往籍漫無所稽安愚惟兀坐談笑旬日之間伺其未勾者什之二不兩月而給資編發靡有纖遺者民不苦其紛更法若畫一百姓呼爲神明無何又署范篆當審僉徭後之期人戶高下倉卒不及悉省其刁滑之輩復

從而淆亂之安愚惟推誠告誡人人自吐忠赤無敢欺者郡守相方渠吳公臨縣按籍而定嘉其得人其在郡盡日休衙非堂委不干一事非公事不涉一步非俸鏹不覩一錢余夙昔欽仰之不置非佞也邇者按院移文行勸始舉氣宇才識爲良吏之材既錄課稅署篆爲良吏之職未具孝友廉勤爲良吏之本於惟佳哉行且有不及之擢矣守相公造余謀賀且懇之文安愚隨亦踵至請郤之如前余嘆曰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天廐神駒非伯樂不能識也繡衣使者知人哉行勸猶可行勸而請郤者尤難余於是益信安愚之不愚矣

送願菴何公擢江右大叅序

余在西曹時慕願菴公之賢嘗卜居於里社之右公方家食數造訊之不獲見所見處大都紛華之地泊然靡所嗜翫又不欲與顯貴人交往竊異之曰此君不染於俗志不在小及果登第名在進呈試卷中初筮爲小司徒監天津糧

李氏山房集行

卷三十

儲始得邂逅於公署聞其平恕近人軍庶稱便其幹旋調停之才纔一二見之既擢與都守相處湯沐之邑豪強股栗湖楚號爲神君尋有曹滌憲臺之命車駕入境郡士人太常張子憲副祝子陳子携余入謁公戀戀有故人之意向吾儕曰方自楚如東郡南北異宜土風民隱殊未諳也何以教我食以不知爲辭公懇之至再張子曰曹滌介澶淵睢陽礪山徐沛之疆犬牙三省其軍屯慄悍惡少攻竊里閭不時潛發又



單父武城之墟多任俠招納流叛遍相巢穴未  
易靖也甚則左道名無爲教者妖言跪服愚民  
聽其蠱惑相率聚衆爲梗往往有之公曰然嘗  
聞之矣祝子曰開濊密邇每夏秋之交水漲順  
流東趨漕渠以隄阻不得瀉下故郡南百里民  
舍漂沒殆盡遂成大滙殍逋相望於道者十餘  
年矣公曰有是哉水之爲患耶陳子曰郡內不  
通商賈民鮮貿易惟蠶蠹日以躬耕爲業稅役  
徵輸每先於他郡邑他郡邑有未竣者監司輒

移文令其代辦民無敢有自籲者以故高唐假  
志書誣奏代糧差萬有餘石國初板籍既定藩  
司經會有錄二郡風壤不接不知何據而連訟  
不決者數年此家門無妄之災也公曰民之姦  
如此乎余拜手曰自有曹滌以來號爲淳龐之  
郡士庶各安其居無相侵侮者近有司創造釁  
藥使刁滑無耻之輩窺縉紳之興替及百姓殷  
富之族攻詆陰私或以田產不敷爲名大肆拷  
鞠官長方以爲不避豪強彼益無所忌憚如虎



而翼人人側足有携家賃他縣者柰何公笑曰  
苛哉未之聞也諸在我矣既別公按部往來戴  
星出入吾儕竟無一字抵憲府公亦罕所問及  
各相信也第聞其蒞政之初檢兵徒衛校得精  
銳多技能者數百人絡繹提巡部內獲巨盜者  
懸以重賞得實必治之罪不貸尤戒以毋擾數  
月之間盜賊屏跡矣猶慮郡之水患上源出直  
隸不得屬理乃橫曹濮相亘大道築爲高堤以  
殺東注之勢復濬故河令其深凹䟽曠多所受

水且封植兩厓若魚脊鱗次不得崩潰溢入田  
中連歲大熟又高唐當南北通衢本省監司由  
京抵任多履其界其前誣奏者每赴訴詳爲苦  
狀或售其奸謂濮爲上郡可代也公悉據曹太  
府所按力白之兩院十年不解之寃始決於一  
旦數千百年之利也又訪刁滑姓氏筆記不發  
候有詞及善良及縉紳守法者徐伺其果詐然  
後懲誡之必嚴且諭世族之家各令自省或私  
相裒益以弭爭端告誥之風少熄是二三歲之



間吏畏民輯歲豐俗美誰之力耶士庶方疑樹  
碑建祠公固辭之無何再命叅藩江右將戒行  
過郡吾儕祖帳於郊咸謂公曰往者所言地方  
事公何可遽信而行之果耶又何爲往來境內  
不少須臾借重而案牘之餘竟不成杯酒之歡  
耶公曰不私故不疑不歡故不盡不信則不果  
不止則不流諸公必有以諒我也乃酌明水而  
餞之曰憲臺之清也有如此水其交人之澹也  
亦如此水其民之信之從之也亦如此水清而  
不激故不揚其波而持之堅也澹而有味故不  
覺其醉而潤之深也信而有常從而不阿故不  
靳其流而澤之遠也公之利吾民也溥哉時百  
姓遮道有泣下者

送羅近溪由東郡擢雲南憲副序

嘉靖己酉歲余筮仕江右聞境內名賢有太和  
歐南野安福鄒東廓吉水羅念菴南城羅近溪  
四先生渴欲請益尋赴安福太和吉水之役胥  
瞻末光得奉餘唾爲幸獨近溪公相遠千里苦



不克見居一歲復按事建昌始造其廬於從姑山下不虞公如會所而未遇也後十年余補官西曹公亦由太湖令徵入爲同舍郎出則聯鑣止則駢席儼直更相依倚數十年傾企之懷少慰矣乃覩其容朴然而有文也察其情近人而不阿也聽其言有大而非迂也志不出乎孝弟忠信非法象不足以合其大也行不離乎男女飲食非神化不足以會其精也學不遺乎醫卜推步釣弋之末非性命不足以槩其蘊也不工

法律老吏不能售其奸也一出塞外大將不能窺其策也纒臨筆札巨擘不能當其鋒也偉乎淵哉豈所謂通方博雅之君子哉故以此講學謂之正學以此立教謂之名教以此命儒謂之真儒視世之矜持自信用智自私不諳世務者真天壤矣公後出守宣州余以符卿左遷量移郡貳行且至公以外艱去竊有懷者又十年餘邇者起家復守東昌余桑梓地也旬月之間百度脩舉士民感悅乃輕數百里降節濮水之陽



聚首數日稍暇則訓集多士雅歌清論四座生  
風足相歡也尚冀攜手岱宗之絕巘縱覽滄海  
之朝暉樞衣闕里講道杏壇庶孔子之道粲然  
復明而朋從道合不啻如七十子之相從也無  
何有雲南憲使之命余聞之且喜且愕既而  
歎曰曩所冀者已矣乎會郡中同寅袁雲江潘  
石川王敬齋莊岐岡謝衡冲諸老絨書質余爲  
文以重其別余惟孔門七十子惟子游爲吳儂  
得擅文學之科而傳其道於南方至今江漢吳

楚彬彬多文學之士若公崛起江右力紹孔孟  
不傳之緒並駕歐鄒念菴之右且行其學於齊  
魯鄒滕魏博之墟使絃歌故習復見今日豈惟  
多士之幸雖子游亦與有光焉况孔子之在當  
時魯國攝相聲教所訖僅數百里耳公被命  
滇南提封萬里旌麾所指負弩前驅使絕徼要  
荒之域得仰聲名文物之盛披羶椎髻之種得  
仁義中正之談闔狼囂訟之俗得沐優柔和平  
之化是又孔孟之所未遭也於惟休哉公行矣



輒僭一言相贈可乎孔門弟子問難無虛日孔子則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其言豈欺我哉心忘乎講學之外而不自知也子游以文學名至論得人獨取夫非公事不見之士是賢出乎文學之外而不自見也尹彥明得程氏之傳矣謝顯道有服烏頭無以制之之喻是道超乎傳習之外而不可自尚也然後知道以不自尚爲功士以不自見爲賢學以不自知爲聖公行高一世交遊滿天下尚當履不自尚之事虛不自知之心以訪不自見之賢又公之一得也

陳王叔詩序

今之學唐詩者非李杜十二子不談然猶以爲未足也揆竒使氣類用斷章隱語以駭人自信前無古後無今美則美矣非唐詩也余才劣思下不敢仰矚大家型範獨愛劉長卿韋蘇州閒雅清潤亟欲宗之未逮也乃者得楚中陳玉叔淮上稿讀之所見略與余同猶斷斷有兼總條貫之意大抵五色異采各成一章六音殊調同



歸一雅故太白苦於七律子美短於五古襄陽  
止工五言昌齡僅擅七絕據一長率爲名筆矣  
人稱蘇州發纖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又曰  
長卿爲五言長城衆爲確論余於玉叔亦云

闡微錄小引

闡微錄闡揚其微賤者也余既著古交編附以  
門客故吏之賢者充慮隸卒士庶僕御婢媵之  
屬雖出賤役世所不齒然亦有脫主於難寄孤  
承家守貞至死者可概論哉今夫縉紳先生口

闡李氏山房集行

卷下三十七

談道義閥闔大族之女動遵女訓主恩厚重如  
山其忠烈自樹者類能表記不朽矣他如纒一  
棄擲詛怨百端幸災樂禍方以自快亦有夫死  
墳土未乾而善事他人者抑不少也之數人者  
職任驅使靡所見聞或沾一顧之私或給升斗  
之粟或伏草莽之間不由逼持告戒而忠義秉  
於天性志不少挫事克有終豈易得哉至引娼  
妓伶人盜賊改行禽獸有知者亦得附入詞愈  
卑而情彌切矣錄此以見良心不死天下無不



善之人而下流知所戒勉且愧世之負恩忘義而貪饜不耻者君子曰可以風矣

恩榮三宴圖序

國朝進士登第賜宴禮部名曰恩榮蓋昭代尚賢之重典曲江瓊林之別名也儒者一與足爲至榮余叨薦丁未旣嘗受賜及由西曹轉符璽郎尋擢本臺鄉貳爲下大夫適己未壬戌二次殿試之期猥侍受卷官例當與宴合丁未蓋三僭矣每宴有圖失存暇檢故篋得壬戌一紙裝

李氏山房集行

序下三十七八

軸旣成撫而嘆曰人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養我父母養我而不能榮我榮我者君也信然哉或曰登科三年一舉茲宴祇循故事耳庸自多耶余應之曰天地使萬物自生相養不言所利宜無德之者而有憂天之杞人人君使民耕田鑿井自食其力宜無德之者而有獻曝之野夫况人主懸爵祿以羅賢俊故多士持技能以從王事王人雖微加於諸侯君恩雖薄重於泰山第被恩者多知恩者少知恩固難而報恩者不



益難乎余自釋褐趨走中外凡二十餘年始辱  
下大夫之命顧盛世閒曹無所事事欲效斑孟  
堅蘭臺遺事著一書以自表見又媿學力不逮  
而心且孜孜未已也無何左遷江淮吳楚之間  
一劾而罷竟無以仰答明時萬分之一又不欲  
以不知恩者自諉柰之何哉柰之何哉嗟嗟官  
有崇卑恩無厚薄地有浮沉心無向背余故藏  
之記室亦紀恩之一事云爾

賀郡伯東雍張公部院交獎序

李氏山房集行

序三十九

吾郡倅允齋權君司幕西臯劉君持張按院史  
比部劉戶部爲郡伯東雍張公行勸書徵言謀  
賀北山野史李子曰譽之乎抑勸之乎二君曰  
張公最知公者敢不惟命余惟今之太守古之  
諸侯也提封數百里境內社稷山川之鬼神藉  
之以享祀城郭藉之以保障廨庫藏藉之以  
盈聚版籍戶口田宅之存沒多寡藉之以底定  
訟獄奸盜藉之以裁斷學校彙倫藉之以惇叙  
薦紳士類使人商賈胥徒在官之屬藉之禮遇



而控制之一有不明不公不節不愛臨事不決者監司按察之銓部筆記之而黜陟行焉於惟艱哉張公之守茲土也不踰歲而勸書三至其古之良二千石乎語云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三者備天下無難處之事况數百里之提封乎余於張公蓋譽者二勸者一焉吾見天性明爽御事剖督洞見肺腑情偽雖狡猾之徒罔不盡吐中赤帖服心醉知矣哉又見慈良豈第視閭閻如家處百姓如已子遇貧賤孤獨疾

苦無告者分甘賜之往往勸有餘以補不足至於自奉甚薄秋毫不染日以傷財害民爲已戒仁矣哉邇者咨齋却顧欲言而復默將行而中止若有憂且疑焉者吾惑之勿亦不勇之故乎夫天子秉生殺之權部院掌黜陟之柄太守爲榮辱之主其勢一也故天地以芻狗萬物而全其仁堯舜以迸除四兇而成其知諸葛孔明以嚴治蜀而倡其勇是勇者所以助仁知之未逮也得民之情僞知也存誠以去僞則知有所不



能矣恤民之疾苦仁也縱猾而長惡則仁有所不足矣大學謂大畏民志而後無情不得盡其辭又以惡民之所惡爲民之父母夫民不知畏則何憚而不爲惡知其惡而不決去之又孰肯舍惡而從善是民之善惡其機不在民而在于我也若能操之以匪石之介厲之以必爲之勇震之以雷電之威布之以四時之信斷之以太阿之剛破之以忘歸之捷則知必燭乎遺奸仁不厚於淫人勇不溺於姑息滑吏股慄而侍蹠人卷舌而避譎詐聞風而逃黔黎含舖而嬉士類祝天而頌曰郡有張公見事生風禁伏兇惡令聞有終夫如是何憂乎鬼神之不見依城郭之不相保嚴藏之不盈聚人戶之不底定哉訟獄奸盜可不理而自平也學校彞倫可不教而相安也胥徒在官可不令而自行也由此監司薦剡部院奏功不次之擢期不旋踵勸書云乎哉余不佞請拭目俟之二君曰將以告執事者



朔野天才駿拔相貌魁梧以生長邊陲熟知鄉道故多習武事且性氣倏儻任俠好自用而失之不羈徃徃齟齬不合竟坐死地惜哉舊得本集多所未檢者不無疾行之步強弩之末也暇摘一二俾談詩者知其人集中多言邊事其悲壯剴切有少陵風度讀之令人股慄心醉願為執鞭又嘗笑江湖詞客好擬塞上之歌引故墳塞有以關陝事用之遼東者寧不汗顏哉朔野蔚州人名耕嘉靖壬辰進士官止河間知府他所著塞語鄉約別有刊行者

李氏山房集行

卷下四十二

### 李杏山東遊稿序

杏山居士少薦鄉書又之不赴春官養晦山曠宴如也既以婚嫁畢將擬五岳之行自岱宗始時仲子子美爲陽穀令陽穀去岱宗僅三百里許會遣車騎迎養居士於江上居士曰就養非吾志也吾志在岱宗久矣遂行過濮陽濮陽北山氏素慕居士名一見歡若平生以山中稿見貽北山氏愛其古體法晉人以上近體類出少



陵因與之定交居士約曰我方有事於東候事  
竣返爲十日之飲旣登岱便謁曲阜孔林仍抵  
濮復以行間所得諸作示北山氏品隲作中多  
效宋謝靈運體北山氏讀至表裏壯齊魯峻極  
千穹窿近矚知吳越遠瞰指秦雍未嘗不服其  
通方昭曠幻若猶龍非一才一藝士也至近體  
若霄漢天開日月峰青天疋練飛龍口之句又  
古人所未道者岱宗曲阜增重千百矣北山氏  
採其十之三焉附之明雋云先是居士冢嗣子  
田爲翰林時北山氏在西曹居同里巷朝夕相  
過爲文字之好重其脫落塵况有飄然遐舉之  
思再得子羨白下稷下陽穀諸集推爲二難今  
闕居士稿謂家傳之學非耶問之居士居士曰  
渠自爲之吾不知也嗟嗟人言臣不能喻其子  
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其然與其然與

耕餘錄序

陳寅軒旣歸田之暇修家塾以訓迪其子或就  
其子之文稍加筆正得成篇者類梓之鼓其進



也予惟制科之文變易從時而造理命辭其致  
一也語云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  
能文固也第幼學之士驟以其不能言不能文  
者教之惑滋甚矣寅軒之文蓋因其明而通之  
也夫楚宮細腰鄭人大袖趣所好也吳會文身  
甌駱祝髮限以地也子木嗜芟海夫食臭篤於  
性也駢拇枝肢附贅懸疣拘於體也蜀犬吠雪  
井蛙仰天滯於見也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耳寅  
軒之子第能會其教者之意而變通趨時尚何  
精微之域不可詣乎其仲子余婿也方在館室  
因勉以善讀父書之意云爾

